1407
vol 12

春秋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　孔穎達撰

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左史所職之書王者統三才而宅九有順四時而治萬物四時序則萬物成三才協則寶命昌於下故可以享國永年今聞長世上三才協則寶命昌於下故可以享國永年今聞長世然則有爲之務可不慎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則必盡其敬戎則不加無罪盟會協於禮典動順其節失則衆其惡得則稱其善此春秋之大旨爲皇王之明鑒也若夫三始之目章於帝軒六經之道光於禮記然則此

書之發其來尚矣但年祀緜邈無得而言暨乎周室東遷王綱不振楚子北伐神器將移鄭伯敗王於前晉侯請隧於後竊僭名號者何國不然專行征伐者諸侯皆是下陵上替內叛外侵九域鑿然三綱遂絕夫子內韞大聖逢時若此欲垂之以法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利則無財說之以道則不用虛歎衒書之厭乃似喪家之狗既不救於已往冀垂訓於後昆因魯史之有得失據周經以正褒貶一字所嘉有同華袞之贈一言所黜無異蕭斧之誅所畏不怒而人威不賞而人勸

實[illegible]作則歷百王而不朽者也至於秦滅典籍鴻猷遂寖漢德既興儒風不泯其前漢傳左氏者有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衆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各爲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此乃以冠雙屨將絲綜麻方鑿圓枘其可入乎晉世杜元凱又爲左氏集解專取丘明之傳以釋孔氏之經所謂子應乎母以膠投漆雖欲勿合其可離乎今校先儒優劣杜爲甲矣故晉宋傳授以至於今其爲義疏者則有沈文何蘇寬劉炫然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疎蘇氏則全不體本

文唯旁攻賈服使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炫於數君之內實爲翹楚然聰惠辯博固亦罕儔而探賾鉤深未能致遠其經註易者必具飾以文辭其理致難者乃不入其根節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還食其木非其理也雖規杜過義又淺近所謂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在其後按僖公三十三年經云晉人敗狄於箕杜註云卻缺稱人者未爲卿劉炫規云晉侯稱人與殽戰同按殽戰在葬晉文公之前可得云背喪用兵以賤者告

箕戰在葬晉文公之後非是背喪用兵何得云與殽戰同此則一年之經數行而已曾不勘省上下妄規得失又襄公二十一年傳云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以公姑姊妻之杜註云蓋寡者二人劉炫規云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只一人而已按成公二年成公之子公衡爲質及宋逃歸按家語本命云男子十六而化生公衡已能逃歸則十六七矣公衡之年如此則於時成公三十三四矣計至襄二十一年成公七十餘矣何得有姊而妻庶其此等皆其事歷然猶尚妄說況其餘錯亂良可悲

矣然比諸義疏猶有可觀今奉
勅刪定撰以爲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若兩義俱違
則特申短見雖謀率庸鄙仍不敢自專謹與朝請大夫
國子博士臣谷那律故四門博士臣楊士勛四門博士
臣朱長才等對共參定至十六年又奉
勅與前修疏人及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
馬嘉運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王德韶給
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大學
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等對
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三十六卷竟貽諸
學者以禪萬一焉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一

晉杜　氏註

唐孔穎達疏

春秋序

○陸曰此元凱所作既以釋經故依例音之本或題爲春秋左傳序者沈文何以爲釋例序[illegible]正義曰此序題目文多不同或云春秋序或云左氏傳序或云春秋經傳集解序或云春秋左氏傳序按晉宋古本及今定本並云春秋左氏傳序今依用之南人多云此本釋例序後人移之於此且有題曰春秋釋例序置之釋例之端今所不用晉太尉劉寔與杜同縣人也宋大學博士賀道養去杜亦近俱爲此序作註題並不言釋例序明非釋例序也又晉宋古本序在集解之端徐邈以晉世言五經音訓爲此序作音且此序稱分年相附隨而

解之名曰經傳集解是言爲集解作序也又別集諸例從而釋之名曰釋例異同之說釋例詳之是其據集解而指釋例安得爲釋例序也序與敘音義同爾雅釋詁云敘緒也然則衆其綱要若蠶之抽緒孔子爲書作序爲易作序卦子夏爲詩作序故杜亦稱序序春秋名義經傳體例及已爲解之意也此序大略凡有十一段名義以春秋是此書大名先解立名之由自春秋至所記之名也明史官記事之書名曰春秋之義自周禮有史官至其實一也明天子諸侯皆有史官必須記事之義自韓宣子適魯至舊典禮經也言周史記事褒貶得失本有大法之意自周德既衰至從而明之言典禮廢缺善惡無章故仲尼所以修此經之意自左丘明受經於仲尼至所修之要故也言丘明作傳務在解經而有無傳之意自身爲國史至然後爲得也言經旨之表不應須傳有通經之意自其發凡以言例至非例也言丘明傳有三等之體自故發

傳之體有三至三無人名之類是也言仲尼修經有五種之例自推此五體至人倫之紀備矣總言聖賢大趣足以周悉人道所說經傳理畢故以此言結之自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至釋例許之也言已異於先儒自明作集解釋例之意自或曰春秋之作下盡亦無取焉大明春秋之早晚始隱終麟先儒錯繆之意賈逵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魯君子左丘明作傳據劉向別錄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此經既遭焚書而亦廢滅及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古文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漢武帝時河間獻左氏及古文周官光武之世議立左氏學公羊之徒上書訟公羊抵左氏左氏之學不立成帝時劉歆

按秘書見府中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釋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二弟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問向向不能非也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氏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咸不肯置對歆因移書於太常博士責讓之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及歆創通大義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行於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而十條以抵公羊穀梁帝賜布五百匹又與左氏作長義至鄭康成箴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自此以後二傳遂微左氏之學顯矣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

【疏】春秋至名也○人臣奉上品目不同掌事曰司掌書曰史史官記事爲書立名以春秋二字爲記事之書名也○正義曰從此以下至所記之名也明史官記事之書名同春秋之意春秋之名經無所見唯傳記有之昭二年韓起聘魯稱見魯春秋外傳晉語司馬侯對晉悼公云年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傅太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禮坊記曰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又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此諸文所說皆在孔子之前則知未修之時舊有春秋之目其名起遠亦難得而詳禮記內則稱五帝有史官既有史官必應記事但未必名爲春秋耳[illegible]周世法則每國有史記當同名春秋獨言魯史記者仲尼修魯史所記以爲春秋止解仲尼所修春秋故指言魯史言修魯史春秋以爲褒貶之法也

記事者以事繫日○繫工帝反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

○別[illegible]記事至異也○既辨春秋之名又言[illegible]
列反[illegible]之法繫者以下綴上以末連本之辭言[illegible]
此日而有此事故以事繫日月統日故以日繫月時
統月故以月繫時年統時故以時繫年所以統理年
月遠近分別事之同異也若隱三年春王三月己巳
日有食之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之類是
事之所繫年時月日四者皆具文也史之所記皆應
具文而春秋之經文多不具或時而不月月而不日
亦有日不繫月月而無時者史之所記日必繫月月
必繫時春秋二百四十[illegible]年之間有日無月者十四
有月無時者二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
文而後人脫誤四時必具乃得成年者十七年五月
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三者皆有月而無時既得
其月時則可知仲尼不應故闕其時獨書其月當是
仲尼之後寫者脫漏其日不繫於月或是史先闕文
若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五中十丑計[illegible]時之
間再有此日雖欲改正何以可知仲尼無以後知當
是本文自闕不得不因其闕文使春日而無月如此

之類蓋是史文先闕未必後人脫誤其時而不月月
而不日者史官立文亦或自有詳略何則按經朝聘
侵伐執戎大夫土功之屬或時或月未有書日者其
夏盟戰故崩薨卒葬之屬雖不盡書日而書日者多
是其本有詳略也計記事之初日月應備但國史總
集其事書之於策簡其精麤合其同異量事而制法
率意以約文史非一人辭無定式故日月參差不可
齊等及仲尼修改因魯史成文史有詳略日有具否
不得不即因而用之按經傳書日者凡六百八十一
事自文公以上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
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略同而日數向倍
此則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且他國之告有詳有略若
告不以日魯史無由得其日而書之如是則當時之
史亦不能使日月皆具當時已自不具仲尼從後修
之舊典參差日月不等仲尼安能盡得知其日月皆
使齊同去其日月則或害事之先後備其日月則古
史有所不載自然須舊有日者因而詳之舊無日者
因而略之亦既自有詳略不可以為褒貶故春秋諸

事皆不以日月爲例其以日月爲義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故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自明發傳唯此二條明二條以外皆無義例既不以日爲例獨於此二條見義者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病則親問斂則親與卿佐之喪公不與小斂則知君之恩薄但是事之小失不足以畏人君君自不臨臣喪亦非死者之罪意欲垂戒於後無辭可以寄文而人臣輕賤死日可略故特假日以見義也日食者天之變甲乙者歷之紀朔是日月之會其食必在朔日是故史書日食必記月朔朔有甲乙乃可推求故日有食之須書朔日日與不日唯此而已月與不月傳本無義公羊穀梁之書道聽塗說之學或日或月妄生褒貶先儒溺於二傳備爲左氏造日月褒貶之例故杜於大夫卒例備詳說之仲尼用定日無褒貶而此序言史官記事必繫日月時年者自言記事之體須有所繫不言繫之具否皆有義例也春秋感精符曰日者陽之精耀魄光明所以察下也淮南子曰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劉熙釋名曰日實也光明盛實是說日之義也日之在天隨天轉運出則爲晝入則爲夜故每一出謂之一日日之先後無所分別故聖人作甲乙以紀之世本云容成造歷大撓作甲子宋忠註云皆黃帝史官也感精符曰月者陰之精地之理也淮南子曰積陰之寒氣久者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劉熙釋名曰月闕也滿而闕缺是說月之義也月之行天其疾於日十三倍有餘積二十九日過半而行及日與日相會張衡靈憲曰日譬火月譬水火外光水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明盡然則以明一盡謂之一月所以總紀諸月也三月乃爲一時四時乃爲一年故遞相統攝紀理庶事紀遠近者前年遠於後年後月近於前月異其年月則遠近明也別同異者其在月下則同月之事各繫其月則異月之事繫其月則異同別矣若然言正月二月則知是春四月五月則知是夏不須以月繫時則明遠近同異必須

以月繫時者但以日月時年各有統屬史官記事唯須順敘時既管月不得不以月繫時按經未有重書月者日則有之桓十二年冬十有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一日再書者史本異文仲尼從而不改故杜云重書丙戌非義例因史成文也

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錯七各反下皆同

○故史至名也○將解名曰春秋之意先說記事主[illegible]記當時之事事有先後須顯有事之年表顯也首始也事繫日下年是事端故史之所記必先顯其年以爲事之初始也年有四時不可徧舉四字以爲書號故交錯互舉取春秋二字以爲所記之名也春先於夏秋先於冬舉先可以及後言春足以兼夏言秋足以見冬故舉二字以包四時也春秋二字是此事之總名雖舉春秋二字其實包冬夏四時之義四時之內一切萬物生植孕育盡在其中春秋之書無物不包無物不記與四時義同故謂此書爲春秋者

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詩魯頌云春秋匪解享祀不忒郊祀云春秋猶言四時也是舉春秋足包四時之義年歲載祀異代殊名而其實一也爾雅釋天云載歲也周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曰夏歲商祀周年唐虞載各自紀事堯舜三代示不相襲也孫炎曰載始也取物終更始也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時祭祀一說也年取年穀一熟也是其名別而實同也此四者雖代有所尚而名興自遠非夏代始有歲名周時始有年稱何則堯典云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是於唐虞之世已有年歲之言記事者則各從所尚常語者則通以爲言故虞亦稱年周亦稱歲周詩唐風稱百歲之後是周之稱歲也四時之名春夏秋冬皆以時物爲之號也禮記鄉飲酒義曰春之爲言蠢也夏之爲言假也秋之爲言愁也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漢書律歷志云春蠢也物蠢生也夏假也物假大也秋進也四時也物無數也冬終也物終藏之也是解四時異名之義也史之記事一月無事不

空舉月一時無事必空舉時者蓋以四時不具不成爲歲故時雖無事必虛錄首月其或不錄皆是史之闕文隱六年空書秋七月註云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桓四年不書秋冬註云國史之記必書年以集此公之事書首時以成此年之歲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是其說也然一時無事則書首月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者杜雖於彼無註釋例以爲闕謬春秋之名錯舉而已後代儒者妄爲華葉賈逵云取法陰陽之中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賀道養云春貴陽之始秋取陰之初計春秋之名理包三統據周以建子爲正言之則春非陽中秋非陰中據夏以建寅爲正言之則春非陽始秋非陰初乃是竅混沌而畫蛇足必將夭性命而失鹿酒

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不各有國史

疏周禮至國史○既解名曰春秋之意又顯記事之人春官宗伯之屬有太史下大夫二人小史中士八人內史中大夫一人外史上士四人御史中士八人雖復各有所職俱是掌書之官○正義曰周禮春官小史職曰掌邦國之志內史職曰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外史職曰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于四方今杜氏序云掌邦國四方之事者掌邦國取小史職文四方之事取內史職文杜總括兩史共成此語諸侯官屬雖難備知要傳記每說諸侯之史知諸侯亦各有國史也周禮言邦國者乃謂畿外諸侯之國也國有四表故言四方云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者謂四方有書來告內史讀以白王也告王之後則小史主掌之故云掌邦國之志內史雖云讀四方之事書其實國內史策皆內史所掌故其職掌人柄及策命之事也然則內史小史國主國內及主四方來告之事故僖二十三年杜註云國史承告而書是也杜此序又云達四方之志取外史職文按外史職云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四方今移達字於四方之志上如杜之意外史達此國內之志以告四方故僖二十三年杜註云同盟然後告名赴

者之屬是也然則掌邦國四方之事者據此承受他國之赴也達四方之志者據己國有事赴告他國也春秋既有內外二稱故杜兼載天子之史有外史內史兩文周禮諸史雖皆掌書仍不知所記春秋定是何史蓋天子則內史主之外史佐之諸侯蓋亦不異但春秋之時不能依禮諸侯史官多有廢闕或不置內史其策命之事多是大史則大史主之小史佐之劉炫以為尚書周公封康叔武王酒誥其經曰大史友內史友如彼言之則諸侯有大史內史矣但偏舉記傳諸侯無內史之文何閒周禮內史職曰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傳說襄王使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是天子命臣內史掌之襄三十年傳稱鄭使大史命伯石為卿以諸侯命臣大史掌之諸侯大史當天子內史之職以諸侯兼官無內史故也鄭公孫黑彊與薰隧之盟使大史書其名齊大史書崔杼弑其君晉大史書趙盾弑其君是知諸侯大史主記事也南史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明南史是佐大史者當是小史也若然襄二十三年傳稱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言外史則似有內史矣必言諸侯無內史者閔二年傳稱史華龍滑與禮孔曰我大史也文十八年傳稱魯有大史克哀十四年傳稱齊有大史子餘諸國皆言大史安得有內史也季孫名外史者蓋史官身居在外季孫從內召之故曰外史猶史居在南謂之南史耳南史外史非官名也藝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帝王靡不同之禮記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雖左右所記二文相反此二者皆言左史右史周禮無左右之名得稱左右者直是時君之意處之左右則史掌之事因為立名故傳有左史倚相掌記左事謂之左史左右非史官名也有左是陽道陽氣施生故令之記動右是陰道陰氣安靜故使之記言藝文志稱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誤耳上言魯史記則諸侯各有史可知又言諸侯各有國史者方說諸侯各有春秋重詳其文也

大事書之於策 ○策本又作冊亦作筴同初革反

事簡牘而已○牘徒木反【疏】大事至而已○既言幼皆有史官又論所記簡策之異釋器云簡謂之畢郭璞云今簡札也許慎說文曰簡牒也牘書版也蔡邕獨斷曰策書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或編十附鄭玄註中庸亦云策簡也由此言之則簡札說其同物而異名單執一札謂之爲簡連編諸簡乃名爲策故於文策或作冊象其編簡之形以其編簡爲策故言策者簡也鄭玄註論語序以鉤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謂漢世天子策書所用故與六經異也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凡爲書字有多有少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可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書於策聘禮記曰若有故則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鄭玄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版也是其字少則書簡字多則書策此言大事小事乃謂事有大小非言字有多少也大事者謂君舉告廟及

鄰國赴告經之所書皆是也小事者謂物不爲災及言語文辭傳之所載皆是也大事後雖在策其初亦記於簡何則載君大事南史欲書崔杼執簡而往董狐既書趙盾以示於朝是執簡而示之非舉策以示之明大事皆先書於簡後乃定之於策也其有小事文辭或多如呂相絕秦聲子說楚字過數百非一牘一簡所能容者則於衆簡牘以次存錄也杜所以知其然者以隱十一年傳例云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明是大事來告載之策書也策書不載丘明得之明是小事傳聞記於簡牘也以此知仲尼修經皆約策書成文丘明作傳皆博采簡牘衆記故隱十一年註云承其告辭史乃書之於策若所傳聞行言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於典策此蓋周禮之舊制也又莊二十六年經皆無傳傳不解經註云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是言經據策書傳爲簡牘經之所言其事大傳之所言其事小故知小事在簡大事在策也

孟子曰楚謂之

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孟子書名姓孟名軻字子輿鄒邑人與齊宣王同時人著此書檮徒刀反杌五忽反檮杌四凶之一杜云頑凶無德匹之貌乘繩證反車乘也云兵乘【疏】孟子曰至一也○既言簡策之異又說諸國別名孟子姓孟名軻字子輿鄒邑人也當六國之時師事孔子之孫子思修儒術之道著書七篇其第四離婁篇云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一也其言與此小異是杜足其實二字使成文也彼趙岐註云乘者典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爲名檮杌者嚚凶之類典於記惡垂戒因以爲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是三者宜名雖異記事則同故云其實一也序發首云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故引此以爲證且明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魯有春秋仲尼得因而修之也按外傳申叔時司馬侯乃是晉楚之人其言皆云春秋不言乘與檮杌然則春秋是其大名晉楚秋立別號魯無別號故守其本名賈逵云周禮盡在魯矣史法最備故史記與周禮同名然則晉楚豈當自知不備故別立惡名

韓宣子適魯○宣子名起晉大夫適魯在昭二年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盡津忍反後放此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王于況反又如字【疏】韓宣至以王○既言諸國有書欲明魯最兼備故云此○正義曰此昭二年傳文也宣子晉卿名起食邑於韓因以爲氏謚曰宣子者有德之稱爲昭公新立身新爲政故來聘魯因觀書於大史氏見此書而發言杜註彼以爲易象即今周易上下經之象辭也魯春秋謂魯史記之策書也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易象春秋是文王周公之所制故見春秋知周公之德見易象知周之所以王也文王能制此典即是身有聖德聖不空生必王天下周室之王文王之功故觀其書知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也文王身處王位故以王言之周公不王故以德屬之人

異故文異傳言觀書大史則所觀非一而獨言易象魯春秋者韓子主美文王周公故特言之易象爲無增改故不言魯易象春秋雖是周法所記乃是魯事故言魯春秋也春秋易象皆應有之韓子至魯方乃發歎者味其義善其人以其素所未知故云今始知示其歎美之深非是素不見也易下繫辭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則謂易象爻象之辭也鄭玄按據此文以爲易是文王所作鄭衆賈逵虞翻陸績之徒以易有箕子之明夷東鄰殺牛皆以爲易之爻辭周公所作杜雖無明解似同鄭說

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

【疏】韓子至經也○序言史官所書舊有成法故引韓子之事以此言結之韓子所見魯春秋者蓋是周之舊日正典禮之大經也韓子之言并數易象此之所見唯論春秋者指說春秋不須易象故也知是舊典禮經者傳於隱七年書名例云謂之禮經十一年不告例云不書于策明書于策必有常禮未修之前舊有此法韓子所見而說之即是周之舊典以顯正文故言蓋爲疑辭也制禮作樂周公所以明等禮經亦周公所制故下句每云周公正論五十發凡是周公舊制也必知史官所記有周公舊制者以聖人所爲動皆有法以爲舊章記事豈得全無憲章定四年傳稱備物典策[illegible]典策則史官記事之法也若其所記無法何[illegible]諸侯諸侯得之何足以爲先聚而子魚稱爲[illegible]也目仲尼修此春秋以爲一經若周公無法[illegible]謂仲尼何所可爲斯文何則爲典得典諸書[illegible]並稱經哉以此知周公舊有定制韓子[illegible]見[illegible]

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告古毒反一音古報反前策曰赴[illegible]諸所記注[illegible]多違舊章

【疏】周德至舊章○正義曰此明仲[illegible]之由先論史策失宜之意[illegible]典策具存容假仲尼更加筆削[illegible]失中赴告策書多違舊典是故仲尼修[illegible]

後昆襄三十一年傳稱卿大夫能守其宮[illegible]十年傳曰守道不如守官是言人臣爲官各有[illegible]周德既衰邦國無法羣小在位故官人失其[illegible]雖廣言衆官失職要其本意是言史官失其[illegible]也昭三十一年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貌而稱上之人能使春秋昭明註曰上之人謂在外者也彼謂賢德之人在天子諸侯之位能使春秋褒貶勸戒昭明周德既衰主掌之官已失其守在上之人又非賢[illegible]故不能使春秋褒貶勸戒昭明致令是告記註多是舊章也文十四年傳曰崩薨不赴禍福不告然則隣國相命凶事謂之赴他事謂之告對文則別散文則通昭七年傳衛齊惡告喪于周則是凶事稱告也[illegible]中違舊章者若隱三年平于以壬戌崩赴以庚戌[illegible]五年陳侯鮑卒再赴以甲戌己丑及不同盟者而[illegible]以名同盟而赴不以名之類是也策書記註多是[illegible]章者仲尼既已修改不可復知正以仲尼修之[illegible]其多違也

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illegible]

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

疏 仲尼至之法○此明仲尼所因非制作之意所修之經以魯爲主是因魯史策書成定之舊文也考謂校勘志謂記識考其眞僞眞者因之僞者改之志其典禮合典法者褒之違禮度者貶之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使舊典更興下以明將來之法今後世有則以此故修春秋也前代後代事終一揆所賞所罰理必相符仲尼定春秋之文制治國之法文之所褒是可賞之徒文之所貶是可罰之類後代人主誠能觀春秋之文揆當代之事辟所惡而行所善順褒貶而施賞罰則法必明而國必治故云下以明將來之法也不教當時而爲將來制法者孔子之時道不見用既知被屈冀範將來將來之與今時其法亦何以異但爲時不見用故指之將來其實亦以教當代也

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

○刊苦干反削也

以示勸戒

疏 其教至勸戒○此說仲尼[illegible]舊史之意教之所存謂名教之惡

義存於此事若文無褒貶無以懲勸則是文之害教若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傳云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杜以晉文之意本欲尊周將率諸侯共朝天子自嫌疆大不敢至周喻王出狩得盡臣[illegible]尋其蹤緒心是跡非又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illegible]買傳云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許止進藥不由於醫其父飲之因茲而卒名教善惡須存於此者也不罪許止不沒晉文無以息篡逆之端勸事君之禮故隱其召王之名顯稱弒君之惡如此之例皆是文之害教則刊削本策改而正之以示[illegible]聞善而知勸見惡而自戒諸仲尼所改新意皆是刊而正之也

其餘則皆即用舊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

【疏】其餘至改也○此說仲尼不改舊史之意其餘謂新意之外皆即用舊史也始隱終麟二百餘載史官遷代其數甚多人心不同屬辭必異自然史官有文質辭有詳有略既無所害故不必改也史有文質謂居官之人辭有詳略謂書策之文史文則[illegible]史質則辭直華回多詳直則多略故春秋之文[illegible]也螟螽蜚蝛皆害物之蟲蜚蝛言有螟螽不言有諸侯及國或言自某歸或言歸自某晉伐鮮虞及入郢直舉國名不言將帥及郊與用郊皆無所發諸侯出奔或名或不名明是立文乖異是其史舊有詳略義例不存於此故不必皆改也

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

【疏】故傳至修之○上傳昭三十一年言春秋之書其是善志記也下傳成十四年言若非聖人誰能修春秋使成五例也下傳既非同年而云又者言又重上事之辭也又其傳非又其年也

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

【疏】蓋周至明之○既以蓋爲疑辭而知事必然者按傳君子論春秋之美而云善志春秋既是舊名明稱舊記爲善故知上傳之言蓋言周公之志也修者治舊之名傳善聖人而言修舊明修

前聖之道故知下傳之言蓋仲尼之明周公也上已言蓋周之舊典禮經此復重云蓋周公之志者上明春秋記事之法舊史之遵周公也此明仲尼因舊史之文還修周公之法故重言蓋敘此以上論經以下論傳

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先悉薦反或後經以終義○後戶豆反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

【疏】左丘至發○正義曰丘明爲經作傳或言受經於仲尼未必面親授受使之作傳也此說作傳解經而傳文不同之意丘明以爲經者聖人之所制是不可刊削之書也非傳所能亂之假使傳有先後不畏經因錯亂故傳或先經爲文以始後經之事或後經爲文以終前經之義或依經之言以辯此經之理或錯經爲文以合此經之異皆隨義所在而爲之法傳期於釋盡經意而已是故立文不同也太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自孔子論史記次春秋老子子之徒已受其傳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各有妄其意失其真故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沈氏云漢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山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其爲表裏藝文志云左丘明魯史也是言丘明爲傳以其姓左故號爲左氏傳也先經者若隱公不書即位先發仲子歸于我衛州吁弒其君完先發莊公娶于齊如此之類是先經以始事也後經者昭二十二年王室亂定八年乃言劉子伐孟以定王室哀二年晉納蒯聵于戚哀十五年乃言蒯聵自戚入衛如此之類是後經以終義也依經者經有其事傳辯其由隱公不書即位而求好於邾故爲蔑之盟按其經文明其歸趣如此之類是依經以辯理也錯經者若地有兩名經傳互舉及經侵傳伐經伐傳侵於文雖異於理則合如此之類是錯經以合義也傳文雖多不出四體故以此四句明之也

其例之所重○傳直用反又直龍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

要故也〔疏〕其例重故也○此說有經無傳之意例之所重者若桓元年秋大水傳云凡平原出水為大水桓七年秋大水此則例之所重皆是舊史遺餘策書之文所明略之不復修飾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言遺者史記已沒策書遺留故曰遺文

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令力呈反下令學者同要於遙反

尋其枝葉究其所窮○究久又反〔疏〕注身為至所窮○此說無經有傳之意○正義曰說文云籍部書也張衡東京賦曰多識前世之載載亦書也躬覽載籍所見者博以義有所取必廣記而備言之非直解經故其文緩遠明聖意故其旨遠當令學者本始其事之始要截其事之終故尋其枝葉盡其根本末學人之趣難遠其賾可得而見是及無盡其事而解亦言之為此也原始要終及其旨遠而易下繫辭文也言其枝葉以樹木喻也案所窮盡言窮盡其所窮之趣也

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厭而飫之○厭於豔反飫於庶反

使自趨之○趨七住反又七俱反

若江海之浸○浸子鴆反

膏澤之潤○膏古刀反

渙然冰釋○渙呼亂反

怡然理順○怡以之反

然後為得也〔疏〕優而柔之至為得也○此又申說典籍之傳有利益之意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大戴禮子張問入官學之篇有此文也其饜而飫之則未知所由優柔俱謂為安寬舒之意也饜飫俱謂為饒裕之意也謂丘明富贍其文優游學者之心使自求索其高意精華其大義使足學者之好使自趨其深發其言其廣記備言欲令使眾流不深遠也深游以水深之故所浸者遠膏澤以多之故所潤者博以喻傳之廣記備言亦欲通洽如是而求之然後渙然解散如冰之釋怡然心說而眾理皆然後為得其所也言若之夫著教樂以為喻指之其澤者為雨言雨之潤若膏膏然故稱膏澤也

其

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

【疏】其發至通體○正義曰自此至非例也辯說傳之三體此一段說舊發例也言發凡五十皆是周公舊法先儒之說春秋者多矣皆云丘明以意作傳說仲尼之經凡與不凡無新舊之例杜所以知發凡言例是周公垂法史書舊章者以諸所發凡皆是國之大典非獨經文之例隱七年始發凡例特云謂之禮經十一年又云不書于策建此二句於諸例之端明書於策者皆是經國之常制非仲尼始造策書自制此禮也何則夫災無牲卒哭作主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夫人不薨于寢則不致豈是仲尼始造此言也公薨告廟侯伯分災二凡之末皆云禮也豈是丘明自制禮乎又公女嫁之送人尊卑哭諸侯之親疎等級王喪之稱小童分至之書法物皆經無其事傳亦發凡若丘明以意作傳主說仲尼之經此既無經何須發傳以是故知發凡言例皆是周公垂法史書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也國之有史作於前代非獨周公立法史始有章而指言周公垂法者以三代異物簡文不同周公必因其常文而作以正其變者非是盡變其常也但以一世大典周公所定故春秋之義史必主於常法而以周公正之然凡是周公之禮經今後周禮竟無凡例為當禮外別自有凡為當凡在禮內今者所據禮內有凡知者按周禮大宰職於八法之內有官成官法鄭衆註云官成者謂官府之有成事品式官法者謂職所主之法度然則此凡者是史官之策書成事法式也釋例終篇云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蓋以母弟二凡其義不異故也計周公垂典應每事設法而據經有例於傳無凡多矣釋例四十部無凡者十五然則周公之立凡例非徒五十而已蓋作傳之時已有遺落丘明采而不得故也且凡雖舊例亦非全語丘明采合而用之耳終篇云諸凡雖是周公之舊典丘明據其體義約以為言非純寫故典之文也蓋據古文覆逆而見之此丘明會意之變致是其

說也然丘明據凡爲言體例不一於一凡之內事義不同亦有因經所有連釋經之所無如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是也亦有略其經之所無直釋經之所有如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不言礿祀以經無故也如此之類是也所以然者蓋以舊凡語少經雖無事則亦連文引之所以兼引王曰小童若舊凡語多經無者則略之經有者則載之所以略其礿祀獨舉郊雩故某十一年王師敗績于某杜註云事列於經則不得不因申其義是舊凡多者唯舉經文也發凡之體凡有二條一是特爲策書一是兼載國事特爲策書者凡告以名則書之類是也兼載國事者凡嫁女于敵國之類是也雖爲國事但他書有者亦不在凡例如天子七月而葬既於禮文備有故理明作傳不在凡例也此書凡者自是天下大例其言非偏爲魯故哭諸侯之條既發凡例乃云故魯爲諸姬明知正凡所言非止魯事且送女例云於天子則諸姬皆行魯無嫁女於天子之理祭祀例云啓蟄而郊自非魯國不得有郊天之事明是采合故典裁約爲文也其

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闡昌善反明也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褒貶○褒保刀反貶彼檢反字林方犯反[疏]其微至褒貶○此下盡曲而暢之說新意也微顯闡幽易下繫辭文也微謂微隱闡謂著明舊說云下云經無義例此釋經有義例謂孔子修經微其顯事闡其幽理裁節經之上下以成義之最類其善事顯者若秦穆悔過貶四國大夫以例稱人觀文與常文無異惡事顯者若諸侯城緣陵叔孫豹違命城緣陵依例稱諸侯與無罪文同叔孫豹去氏與未賜族者文同皆是微其顯事闡幽者謂闡其幽理使之宣著若晉趙盾鄭歸生楚比陳乞及許大子止皆非親弒其君是其罪幽隱孔子修經加弒使罪狀宣露是闡幽也諸春秋褒貶之例並是也蓋以爲皆據舊例而發義以下論丘明之傳微顯闡幽乃是經本故賀沈諸儒皆悉同此劉炫以微顯闡幽皆說作傳之意經文顯者作傳本其繼續經文幽者作傳闡使明著顯者若天王狩于河陽經文

足知王是人子將是出徵但不知天子何故出外將耳為傳發皆侯名王是其徵難非寬若若鄭伯克段于鄢觀紛不知段是何人何故稱傳若發武姜愛段是閑其幽也所明作傳具有綜新之例斷闕紀之幽以戡制其成義理此類若皆其最典凡例而起發紡義指其人行事是非以正新舊之例稱得萬曰克傳言如二若後曰克是其據舊例發義也首侯召王後將鄭伯不敘其弟仲尼沒其召王題稱鄭伯丘明正逆其事先解餘文是指其行事以正褒貶也此三事先明者耳其餘皆是新意也此序主論於偶而賀沈諸儒皆以為綜解之是不識文勢而謬失杜旨

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

【疏】諸稱至變例〇上既言據舊例而發義故更指發義之條諸傳之所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及書曰七者之類皆所以起新舊之例令人知此是舊七者是新發明新意之大義謂之變例以此是正例故謂此為變例猶詩之有變風變雅也自杜以前不知有新舊之異今言謂之變例是杜自明之以號人也無書名若文三年書十敘其事襄二十七年書先當皆有信如此之類是也不書者若隱元年春正月不書即位嗣也稱子克本王命故不書者若此之類是也先書者若桓三年君于以皆為有無君之訟故先書弑其君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簡族也如此之類是也故書者隱三年王戊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成九年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如此之類是也不言者若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不言出奔難之也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如此之類是也不稱者若僖元年不稱即位公出故也若元年不稱姜氏絕不為親如此之類是也書曰者若隱元年書曰鄭伯克段于鄢隱四年書曰衛人立晉衆也如此之類是也接義元年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隱元年稱鄭伯譏失教也昭三十一年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先書故書既是新意明追書亦是新意書與不書但是新意謂稱與不稱

言與不言亦俱是新意豈得不言不稱獨爲新意言也稱也便即非乎釋例終篇云諸雜稱二百八十有五止有其數不言其目就文而數文復參差竊謂追書也言也稱也亦是新意序不言者蓋諸類之中足以包之故也有田僧紹者亦註此序以爲序言諸稱稱亦即是新意與下七者合爲八名斯不然矣按書與不書其文相次若稱字即是新意但當言稱與不稱相次何以分爲別文明知杜言諸稱自謂諸傳所稱不以稱爲新意但以理而論之稱亦當是新意耳

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暢勑亮反

疏 然亦至之也○此說因舊爲新也仲尼修春秋者欲以上遵周制下明世教其舊史謹失則刊刊而正之以爲變例其舊史不書則無可刊正故此又辯之亦有史所不書正合仲尼之意者仲尼即以爲義改其舊史及史所不書正二者蓋是春秋新意故傳亦不言凡每事別釋曲而通暢之也直者春秋

意其言總上通變例與不別書也來一凡而事同者諸理盡見是其直也不言凡而每事發傳是其曲暢暢訓通故言曲而暢之也若然隱公實不即位史無由得書即位邾克實未有爵史無由得書其爵然則傳言不書自是舊史不書而以不書爲仲尼新意者釋例終篇杜自聞而釋之云丘明之爲傳所以釋仲尼春秋仲尼春秋皆因舊史之策書義之所在則時加增損或仍舊史之無亦或改舊史之有雖因舊文固是仲尼之書也丘明所發固是仲尼之意也雖是舊文不書而事合仲尼之意仲尼因而用之即是仲尼新意若宣十年崔氏出奔衛傳稱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是告不以名故知舊史無名及仲尼修經無罪見遂例不書名此舊史之文適當孔子之意不得不因而用之因舊爲新皆此類也然杜唯言史所不書即以爲義不云史所書爲義者但夫子約史記而修春秋史記之文皆是舊史所書因而褒貶理在可見不須更言但恐舊史不書而夫子不用煞特言之

其經無義例因行

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趣七住反非例也【疏】其經至例也○此一段說經無義例者國有大事史必書之其事既無得失其文不著善惡故傳直言其指歸趣向而已非褒貶之例也春秋此類最多故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曰始通也杜註云經無義例故傳直言其歸而已他皆放此是如彼之類皆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爲音于僞反又如字【疏】故發至有五○正義曰傳體有三四上文發凡正例新意變例歸趣非例是也爲例之情有五則下文五曰是也書經有此五情緣經以求義爲例言傳爲經發例其體有此五事下文五句成十四年傳也按彼傳上文云春秋之稱下云非聖人誰能修之聖人指謂孔子美孔子所修成此五事五事所攝諸例皆盡下句釋其顯者以屬之其此發傳之體有三十文三言其以別之觀文是可知其劉實分爲例新意以爲二事釋例終篇曰丘明之傳有稱周禮以正常者者稱凡以發例者是也有明經所立新意者諸顯義例而不稱凡是也稱古典則立凡以顯之釋變例則遺漏以謂之杜言甚明尚不能稱其爲暗也不亦甚乎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見賢遍反下同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舍音捨【疏】一曰至是也○文見於此謂彼註云辭微而義顯也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成十四年傳爲叔孫僑如發也經曰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叔孫是其族也褒賞稱其族貶責去其氏銜君命出使稱其族所以爲榮與夫人俱還去其氏所以爲婦出稱叔孫舉其榮名所以尊君命也入舍叔孫聽其尊稱所以尊夫人也族自卿家之族稱舍別有所尊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僖十九年經書梁亡是秦亡之也傳曰不書其亡自取之也僖十四年經書諸侯城緣陵是齊率諸侯城之以遷杞也傳曰不書其人有闕也秦人滅梁而曰梁亡

文見於此梁亡見取者之無罪齊桓城杞而書諸侯城緣陵文見於此城緣陵見諸侯之有關亦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皆是辭微而義顯故以此三事屬之

二曰志而聯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參士南反又音三與音預

【疏】二曰至是也○彼註云志記也聯亦微也謂約言以記事事敘而文微也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傳例曰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其意言會必有主二人共會則莫肯為主兩相推讓會事不成故以地致三國以上則一人為主二人聽命會事有成故以會致宣七年公會齊侯伐萊傳例曰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其意言同志之國共行征伐彼與我同謀討議議成而後出師則以相連及為文彼不與我謀不得已而往應命則以相會合為文此二事者義之所異在於一字約少其言以示法制推尋其事以知其例是所記事有後而其文聯微也

二曰婉而成章○婉於阮反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璧假許田之類是也○辟本亦作避音同後放此假古雅反後不音者同

【疏】曰至是也○賈註云婉曲也謂屈曲其辭有所辟諱以示大順而成章言諸所諱辟者其事非一故言諸以總之也若僖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對而止公十七年九月得釋始歸諱執止之恥辟而不言經乃書公至自會諸如此類是諱辟之事也諸侯有大功者於京師受邑為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方岳之下亦受田邑為從巡守備湯水以共沐浴焉謂之湯沐之邑魯以周公之故受朝宿之邑於京師許田是也鄭以武公之勳受湯沐之邑於泰山祊田是也隱桓之世周德既衰魯不朝周王不巡守二邑皆無所用因地勢之便欲相與易易薄不足以當許鄭人加璧以易許田諸侯不得與天子之田文諱其事桓元年經書鄭伯以璧假許田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掩惡揚善臣子之義可

以辟諱於後故此二事皆屈曲其辭從其義訓以示大順之道是其辭婉曲而成其篇章也四曰盡而不汙○汙於俱反曲也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楹音盈刻音克桷音角捷在妾反【疏】四曰至是也○彼註云謂直言其事盡其事實無所汙曲禮制宮廟之飾楹不丹桷不刻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桷禮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禮諸侯不相遺俘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三者皆非禮而動直書其事不為之隱具為其文以見譏意是其事實盡而不有汙曲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懲直升反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疏】五曰至是也○彼註云善名必書惡名不滅所以為懲勸昭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是謂盜與三叛人名也齊豹衛國之卿春秋之例卿皆書其名氏齊豹忿衛侯之兄起而殺之欲求不畏彊禦之名春秋抑之書曰盜盜者賤人有罪之稱也邾庶其黑肱莒牟夷三人皆小國之臣並非命卿其名於例不合見經竊地出奔求食而已不欲求其名聞春秋故書其名使惡名不滅若其為惡求名而有名章徹則作難之士誰或不為若竊邑求利而名不聞則貪冒之人誰不盜竊故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使其求名而亡欲蓋而名章所以懲創惡人勸獎善人昭三十一年傳具說此事其意也盜與三叛俱是惡人書此二事唯為懲惡耳而言勸善者惡懲則善勸故連言之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長丁丈反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疏】推此至備矣○正義曰上云情有五此言五體者言其意謂之情指其狀謂之體體情一

也故互見之一曰微而顯者是夫子修改舊文以成新意所修春秋以新意爲主故爲五例之首二曰志而晦者是周公舊凡經國常制三曰婉而成章者夫子因舊史大順義存君親揚善掩惡夫子因而不改四曰盡而不汙者夫子亦因舊史有正直之士直言極諫不掩君惡欲成其美夫子因而用之此婉而成章盡而不汙雖因舊史夫子即以爲義總而言之亦是新意之限故傳或言書曰或云不書五曰懲惡而勸善者與上微而顯不異但勸戒緩者在微而顯之條貶責切者在懲惡勸善之例故微而顯居五例之首懲惡勸善在五例之末五者春秋之要故推此以彙經傳觸類而顯長之前於二百四十二年時人所行之事觀其善惡用其章貶則王道之正法人理之紀綱皆得所備其從者至此流經傳理畢故以此言結之觸類而長之易上繫辭文從二百四十二年謂獲麟以前也以後經作魯史舊文傳終說前事辭無褒貶故不數之也觸類而長之者若隱四年經書[illegible]帥師傳稱羽父固請故書曰帶帥師疾之也十年

亦書帶帥師傳雖不言書曰故書是知與上同爲新意又隱元年傳曰儀父貴之也則桓十七年云儀父亦是貴之是也

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傳直專反

疏或曰至其然○正義曰自此至釋例詳之言已爲作詮爾之意論經傳之下即是自述已懷於文不次爲無由發故假稱或問而答以釋之春秋之經侵伐會盟及戰敗克取之類文異而義殊錯文以見義先儒知其如是因謂苟有異文莫不著義杜以爲仲尼所述據史舊文文害者則刊而正之不害者因其詳略此其異於先儒故或人據上文杜之異旨執先儒以問曰春秋以錯文見義其文異者必應有義存焉若如所論辭有詳略不必改也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意者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今何以獨異欲今外自辯之

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

以成言○數色主反下同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綜宗宋反固當依傳以爲斷○斷丁亂反【疏】答曰至爲斷○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傳曰嘉之故不名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傳曰同姓也故名襄則書字貶則稱名襄貶在於一字襄貶雖在一字不可單書一字以見襄貶故答或人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襄貶皆須數句以成言語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卦之爻也一爻變則成爲一卦經之字也一字異不得成爲一義故經必須數句以成言義則待傳而後曉不可錯綜經文以求義理故當依傳以爲斷文異者丘明不爲發傳仲尼必無其義安得傳旨之表妄說經文以此知經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者也數句者謂若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及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此皆三句以上春秋一部未必皆然杜欲盛破賈服一字故舉多言之或以爲數其文句義亦得通錯綜其數易上繫辭文謂之錯綜理之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疏】古今至數家○漢書儒林傳云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修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公傳子長卿長卿傳清河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丞相翟方進方進授清河胡常常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陳欽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是前漢言左氏者也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左氏不得立于學官至平帝時王莽輔政方始立之後漢復廢雖然學者浸多矣中興以後陳元鄭衆賈逵馬融延篤彭仲博許惠卿服虔頻容之徒皆傳左氏春秋魏世則王肅董遇爲之註此等比至杜將或在或滅不知杜之所見十數家定是何人也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

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膚方于反適足自亂【疏】大體至自亂○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祖始也謂前人為始而述修之也經之詳略本不著義強為之說理不可通故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於傳之外別立異端故退不守丘明之傳傳有不通則沒而不說謂諸家之註多有此事但諸註既亡不可指摘若觀服虔賈逵之註皆沒而不說者衆矣謂若文二年作僖公主傳於僖三十三年云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則主及襄九年閏月戊寅務于陰阪之類是也膚謂皮膚言淺近引之也公羊穀梁口相傳授因事起問意與左氏不同故引之以解左氏適足以自錯亂也

預今所以為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貫古亂反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去起呂反

蓋丘明之志也【疏】預今所以至之志也○丘明與聖同時為經作傳經有他義無容不盡故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也作傳解經則經義在傳故經之條貫必出於傳也發凡言例則例必在凡故傳之義例總歸諸凡也若有例無凡則傳有變例如是則推尋變例以正褒貶若左氏不解二傳有說有是有非可去可取如是則簡選二傳取其合義而去其異端杜自言以此立說蓋是丘明之本意也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傳云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則知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亦是罪之也釋例曰朱雖無罪據失位而出奔亦其咎也宣十年崔氏出奔衛傳云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不書名者非其罪則書名者是罪也襄二十一年晉樂盈出奔楚杜註云稱名罪之如此之類是推變例以正褒貶也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子鄭杜註云公羊穀梁皆以為魯女媵陳侯之婦僖九年伯姬卒杜註云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稱例如此之類是簡二傳也先儒取二傳多矣杜不取者是去異端也其

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疏】其有至後賢○集解與釋例每有論錯闕疑之事非一二也釋例終篇云去聖久遠古文篆隸歷代相變自然當有錯誤亦不可拘文以害意故聖人貴聞一而知二賢史之闕文也今左氏有無傳之經亦有無經之傳無經之傳或可廣文無傳之經則不知其事又有事由於魯魯君親之而復不書者先儒或強爲之說或沒而不說疑在闕文誠難以意理推之是備論闕之之事也然劉子駿創通大義○駿音俊子駿劉歆字創初亮反字林作刱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頴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復扶又反下同故特舉劉賈許頴之違以見同異○見賢遍反下同【疏】然劉至同異○漢書楚元王傳爾劉歆字子駿劉德孫劉向少子也哀帝崩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經傳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是其創通大義也後漢賈逵字景伯扶風人也父徽字元伯授業於歆作春秋條例逵傳父業作左氏傳訓詁許惠卿名淑魏郡人也頴子嚴名容陳郡人也比於劉賈之徒學識雖復淺近然亦註述春秋名爲一家之學杜以爲先儒之內四家差長故特舉其違以見異同自餘服虔之徒殊劣於此輩故棄而不論也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比毗志反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疏】分經至集解○丘明作傳不敢與聖言相離故與經別行何止丘明公羊穀梁及毛公韓嬰之爲詩作傳莫不皆爾經傳異處於省覽爲煩故杜分年相附別其經傳聚集而解之杜言集解謂聚集經傳爲之作解何晏論語集解乃聚集諸家義理以解論語言同而意異也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譜本又作譜同布古反數所具反後不音者皆同

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疏】又別至之也○春秋記事之書前人後人行事相類書其行事不得不有比例而散在他年非相比校則善惡不章褒貶不明故杜別集諸例從而釋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察其同異則於其學易明故也言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三者雖春秋之事於經傳無例者繁多以特爲篇卷不與諸例相同故言及也事同則爲部小異則附出孤經不及例者聚於終篇故言相與爲部也其四十部次第從隱即位爲首先有其事則先次之唯世族土地事既非例故退之於後終篇宜最處末故次終篇之前終篇處其終耳土地之名起於宋衛遇於垂世族譜起於無駭卒無駭卒在遇垂之後故地名在世族之前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上于況反下王魯素王同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黜敕律反危行言孫○行下孟反孫音遜未亦作遜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疏】或曰至所安○正義曰上一問一答說作註理畢而更問春秋作之早晚及仲尼述作大意先儒所說並皆辟謬須於此明之亦以於文不次故更假問答以明之一問之間凡有四意其一問作之早晚其二問先儒言孔子自爲素王其事虛實其三問公羊說孔子黜周王魯其言是非其四問左氏獲麟之後乃有餘經問杜於意安否據杜云左傳及穀梁無明文則指公羊有其顯說今驗何休所註公羊亦無作春秋之事按孔舒元公羊傳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今麟非常之獸其爲非常之獸奈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

至然則孰爲而至爲孔子之作春秋是有成文也左傳及穀梁則無明文故說左氏者言孔子自衛反魯則便撰述春秋三年文成乃致得麟孔子既作此書麟則爲書來應言麟爲孔子至也麟是帝王之瑞故有素王之說言孔子自以身爲素王故作春秋立素王之法丘明自以身爲素臣故爲素王作左氏之傳漢魏諸儒皆爲此說董仲舒對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以萬事是素王之文焉賈逵春秋序云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鄭玄六藝論云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爲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虞欽公羊序云孔子自因魯史記而修春秋制素王之道是先儒皆言孔子立素王也孔子家語稱齊大史子餘歎美孔子言云天其素王之子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彼子餘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爲此言耳非是孔子自號爲素王先儒蓋因此而謬遂言春秋立素王之法左丘明述仲尼之道故復以爲素臣其言丘明爲素臣未知誰所說也言公羊者謂何休之輩黜周王魯其[illegible]

其意而致理耳以杞是二王之後本爵爲上公而經稱杞伯以爲孔子黜之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公羊傳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其意言周爲王者之後比宋爲新緣此故謂春秋託王於魯以周宋爲二王之後黜杞同於庶國何休隱元年註云唯王者然後改王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宣十六年註云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黜周爲王者之後是黜周王魯之說也定元年公羊傳曰定哀多微辭王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何休云此假說而言之王人謂定哀也習其經而讀之問其傳解詁則不知已之有罪於是此孔子畏時君上以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是其孫言辟害微文隱義之說自衛反魯危行言孫皆論語文也鄭玄以爲據時高言高行者皆見危謂高行爲危行也何晏以危爲厲厲言行不隨俗也未知二者誰當杜旨公羊之經獲麟即止而左氏之經終於孔子卒先儒或以爲麟後之經亦是孔子所書故問其意之所安也

答曰異乎余所

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出如字又尺遂反吾已矣夫○夫音扶

下若夫同蓋傷時王之政也【疏】答曰至政也○此盡末以來答上問四意但所答或先或後而其文不次欲令先有按據乃得遞相發明故不得以次而答問者先問作之早晚杜意先以獲麟乃作故從仲尼曰至所以為終明作之時節兼明白本意自欲制作感麟方始為之非是先作春秋乃後致麟也既言止麟之意須說始隱之由且欲取平王周正驗其非黜周王魯之證但既言其終倒言其始則於文不次故答前義未了更起一問自曰然則以下盡此其義也明春秋始隱之意答黜周王魯之言既言王魯為非遂并辯公羊之謬自若夫制作盡非隱之也答微文隱義之為非也自聖人包周身之防盡非所聞也答孫言辟害之為虛也先儒以為未獲麟而已作春秋過獲麟而經猶未止故何答公羊之謬然後知所素王為虛并說引經為妄自子路欲使門人盡又并通論也答素王素臣之問自先儒以為盡得其實答經止獲麟之意至於反狄以下言其不可采用此章分段大意其文旨如此問者以所聞而問其異乎余所聞一句歎其所據非理故言異乎余所聞仲尼曰與歎曰二者皆論語文也孔子過匡匡人以兵進而魯之從者驚怖故設此言以強之文王雖身既沒其為文王之道豈不在茲身乎孔子自比其身言已有文王之道也其下文又云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其意言天若未喪文王之道必將使我制作匡人不能違天以害已此言是有制作之本意也聖人受命而王則鳳鳥至河出圖仲尼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言蓋傷時王之政不能致此瑞也先有制作之意而恨時無嘉瑞明是既得佳瑞即便制作杜欲明得麟乃作故先表此二句鄭玄以為河圖洛書龜龍銜負而出如中候所說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甲似龜背袤廣九尺上有列宿斗

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是也孔安國以爲河圖即八卦是也未知二者誰當杜旨

麟屬五靈王者之嘉瑞也○瑞垂僞反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應應對之應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

【記】麟鳳至終也○麟鳳與龜龍白虎五者神靈之鳥獸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於衰亂之世是非其時也上無明王是虛其應也爲人所獲是失其歸也夫此聖人而生非其時遂無所行功無所濟與麟相類故所以爲感也先有制作之意復爲外物所感既知道屬當時欲使功被來世由是所以作春秋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麟是仲尼所感而書爲感麟而作既以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答上春秋之作左傳無明文之問又言已所以爲獲麟乃作之意獨與麟鳳而云五靈知二獸以外爲龜龍白虎者以鳥獸而爲瑞不出五者經傳讖緯莫不盡然禮記禮器曰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詩序曰麟趾關雎之應騶虞鵲巢之應騶虞即白虎也是龜龍白虎並爲瑞應只言麟鳳便言五靈者舉鳳配麟足以成句略其三者故曰五靈其五靈之文出尚書緯也禮記禮運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不言五者彼稱四靈以爲畜則飲食有由也其意言曰靈與羞物爲羣四靈既擾則羞物皆備龍是魚鮪之長鳳是飛鳥之長麟是走獸之長龜是甲蟲之長飲食所須唯此四物四物之內各舉一長虎麟皆是走獸故略云四靈相欲編舉諸瑞故備言五靈也直云絕筆獲麟則文勢已足而言之一句者以春秋編年之書必應盡年乃止入年唯此一句故顯言之以明一句是其所感也

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祚才路反胤羊刃

反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中丁仲反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隊直類反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王如字又于況反垂法將來疏曰然至將來○上既解終麟之意未辯始隱之由故又假問以釋之不言或問而直言曰者以答前未了須更起此問若言問者猶是前人且既解絕筆即因問初起以此不復言或欲示二問其是一人故也然者然上語則者陳下事乘前起後之勢問者言絕筆於獲麟既如前所然則春秋初起何獨始於魯隱公不始於他國餘公何也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遷居洛邑平王爲酋是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於第當立委位讓桓是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隱公之初當平王之末是相接也言乎其位則列國其爵爲侯其土則廣是大國也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魯承周公之後是其福祚之胤也若使平王能撫養下民求天長命紹先王之烈開中興之功隱公能大宣聖祖之業光啓周王之室君臣同心照臨天下如是則西周之美猶或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於地而平王隱公居得致之地有得致之資而竟不能然只爲無法故也仲尼愍其如是爲之作法其意言若能用我道豈致此乎是故因其年月之歷數附其時人之行事采周公之舊典以會合成一王之大義雖前事已往不可復追冀得垂法將來使後人放習以是之故作此春秋此序一段大明作春秋之深意問者不直云隱公而言魯隱公者言魯決其不始於他國言隱決其不始於餘公挾此二意故并魯言之也其答直言隱公不云魯者以魯之春秋已爲韓起所說可知故也周自武王伐紂定天下恒居鎬地是爲西都周公攝政營洛邑於土中謂之東都武王雖暫至洛邑還歸鎬京爲西周平王始居東周故云東周之始王也平王四十九年而隱公即位隱公三年而平王崩是其相接也詩既辭云永錫祚胤言罹

祚及後胤也尚書召誥云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言用善德治民得長命也襄十年傳曰而以偪陽光啓寡君論語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杜所用之文也春秋據魯而作即是諸侯之法而云會成王義者春秋所書尊卑盡備王使來聘錫命則含有天子撫邦國之義公如京師拜服會葬有諸侯事王者之法雖據魯史爲文足成王者之義也以其會成王義故得垂法將來將使天子法而用之非獨遺將來諸侯也

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正音政讀者多音征後皆放此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疏】所書至義也○既言作春秋之意然後答黜周王魯之言經書春王正月王即周平王也月即周正也公及邾儀父公即魯隱公也魯用周正則魯事周矣天子稱王諸侯稱公魯尚稱公則號不改矣春秋之文安在黜周王魯乎若黜周王魯則魯宜稱王周宜稱公此言周王而魯公知非黜周而王魯也孔子之作春秋本欲興周非黜周也故引論語以明之公山弗擾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說夫子設此言以解之其意言彼召我者而豈空然哉必謂我有賢能之德故也既謂我有賢德或將能用我言如其能用我言者吾其爲東方之周乎言將欲興周道於東方也原其此意知非黜周故云此其興周之義也註論語者其意多然惟鄭玄獨異以東周爲成周則非杜所用也

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疏】若夫至之也○此一段答說公羊者言微具文隱其義之意若夫者發端之辭既答王魯更起言端故云若夫聖人制作之文所以章明已往考校方來欲使將來之人鑒見既往之事聖人之情見乎文辭若使發語卑雜則情趣頓近立言高簡則旨意遠大章句煩多則事情易顯文辭約少則

義趣微略此乃理之常事非故隱之也文王演易則亦文高旨遠辭約義微豈復孫辭辟害以彼無所辟其文亦微知理之常非爲所隱也其章往考來情見乎辭皆易下繫辭之文彼作彰往而察來意不異耳

聖人包周身之防○包必交反防扶放反又音房**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疏】聖人至聞也○此一段答孫言辟害之意若成湯繫於夏臺文王囚於羑里周公留滯於東都孔子絕糧於陳蔡自古聖人幽囚困厄則嘗有之未聞有被殺害者也包周身之防者謂聖人防慮必周於身自知無患方始作之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害此事實非所聞也云非所聞者言前訓未之有也

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論力頓反【疏】子路至論也○此一段答素王素臣爲非也按論語稱孔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其意言子路以孔子將死使門人爲臣欲令以臣禮葬君其顯榮夫子夫子瘳而責之我實無臣何故而爲有臣吾之於人也於誰嘗欺我尚不敢欺人何故使吾欺天乎子路使門人爲臣纔僭大夫禮耳孔子尚以爲欺天況神器之重非人臣所議而云仲尼爲素王丘明爲素臣又非通理之論也聖人之生與運隆替運通則功濟當時運閉則道存身後雖復富有天下無益於堯舜賤爲匹庶何損於仲尼道爲升降自由聖與不聖言之立否乃聞賢與不賢非復假夫位以貴風藉虛名以範世稱王稱臣復何所取若使無位無人虛稱王號不爵不策受竊臣名是則矣富貴而恥貧賤長僭踰而開亂逆[illegible]人立教直當爾也臧文仲山節藻梲謂之不知管仲鏤簋朱絃稱其器小見季氏舞八佾云孰不可忍若仲尼之竊王號則罪不容誅而言素王素臣是誣大賢而負聖人也嗚呼孔子被誣久矣賴杜預方始雪之

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

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近誣如字近舊音附近之近誣音[illegible]先儒至近誣○此下至爲得其實皆明麟後無[illegible]之經非仲尼所修之意直言先儒無可尋檢未審是誰先生此意按今左氏之經仍終孔丘之卒雖杜氏之註此經亦存而尤責先儒引經至仲尼卒者蓋先儒以爲夫子自衛反魯即作春秋作三年而後致麟雖得麟而猶不止此至孔丘之卒皆是仲尼所修以是辯之謂之近誣明先儒有此說也服虔云夫子以哀十一年自衛反魯而作春秋約之以禮故有麟應而至是其宗舊說也服虔又云春秋終於獲麟故小邾射不在三叛人中也弟子欲明夫子作春秋以顯其師故書小邾射以下至孔子卒按杜於此下及哀十四年註皆取服義爲說則服氏於此一事已改先儒矣麟是正者之瑞非爲制作而來而云仲尼致之是其妖且妄也經是魯史之文非仲尼之所施而云仲尼修之是其近誣罔也言近誣者心所不悟非故誣之故云近誣也據公羊經止

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邾張俱反射音亦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

[illegible]據公至其實○穀梁之經亦止獲麟而獨據公羊[illegible]者春秋之作穀梁無明文杜以獲麟乃作義取公羊故獨據之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與黑肱徒之義無以異傳稱書三叛人名不通數此人以爲四叛知其不入傳例麟下之經傳不入例足知此經非復孔旨故余以爲感麟而作春秋其意起於獲麟此文止於所起自此而談爲得其實重明經止獲麟并自成已說起麟之意也

至於反袂拭面○袂綿世反拭音式稱吾道窮亦無取焉[illegible]至於至取焉○公羊稱孔子聞獲麟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杜既取公羊經止獲麟而公羊獲麟之下即有此傳嫌其并亦取之故云亦無取焉不取之者以聖人書性窮神樂天知命生而不喜死而不戚困於陳蔡則援琴而歌夢頂[illegible]楹

春秋左傳註疏卷第二 隱元年盡二年

晉杜氏註

唐孔穎達疏

春秋經傳集解隱第一

○陸曰解佳賈反舊夫子之經與丘明之傳各卷杜氏合而釋之故曰經傳集解隱公名息姑惠公之子母聲子謚法不尸其位曰隱第一此不題左氏傳公羊穀梁二傳既顯姓[illegible]正義曰五經題篇皆出註別之此不言自見[illegible]者之意人各有心故題無常準此本經傳別行則經傳各自有題註者以意裁定其本難可復知據今服虔所註題云隱公左氏傳解誼第一不題春秋二字然則春秋二字蓋是經之題也服言左氏傳三字蓋本傳之題也杜既集解經傳春秋此書之大名故以春秋冠其上序說左氏言已備悉故略去左氏而為此題焉經

傳集解四字是杜所加其餘皆舊本也經者常也言事有典法可常遵用也傳者傳也博釋經意傳示後人分年相附集而解之故謂之經傳集解隱公魯君侯爵杜君采太史公書世本旁引傳記以爲世族譜略記國之興滅譜云魯姬姓文王子周公旦之後也周公股肱周室成王封其子伯禽於曲阜爲魯侯今魯國是也自哀以下九世二百一十七年而楚滅魯依魯世家伯禽至隱公凡十三君兄弟相及者五人隱公名息姑伯禽七世孫惠公弗皇子聲子所生平王四十九年即位是歲歲在豕韋禮記檀弓曰死謚周道也周法天子至於大夫既死則累其德行而爲之謚周書謚法云隱拂不成曰隱魯實侯爵而稱公者五等之爵雖尊卑殊號臣子尊其君父皆稱爲公是禮之常也字書云第訓次也一者數之始此卷於次第當其一也

○杜氏【註】正義曰杜氏名預字元凱畿之孫恕之子也陳壽魏志云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文帝時爲尚書僕射封樂亭侯試船溺死追贈太僕謚戴侯也恕字務伯官至幽州刺史預司馬宣王女婿也王隱晉書云預知謀深博明於治亂嘗稱德者非所企及立言立功預所庶幾也大觀羣典謂公羊穀梁流辯之言又非先儒說左氏未究丘明之意橫以三傳亂之乃錯綜微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爲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家之學至老乃成預有大功名於晉室位至征南大將軍開府封當陽侯荊州刺史食邑八千戶時人號爲武庫不言名而言氏者註述之人義在謙退不欲自言其名故但言杜氏毛君孔安國馬融王肅之徒其所註書皆稱爲傳鄭玄則謂之爲註而此於杜氏之下更無稱謂者以集解之名已題在上故止云杜氏而已劉炫云不言名而云氏者漢承焚書之後諸儒各載學名不敢布於天下但欲傳之私族自題其氏爲謙之辭

傳惠公元妃孟子【註】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子宋

姓○惠公名不皇謚法愛人好與曰惠其子隱公讓國之君元妃芳非反傳曰嘉耦曰妃適本又作嫡同丁歷反【疏】傳惠公元妃孟子○正義曰惠公名弗皇孝公之子也謚法愛民好與曰惠釋詁云元始也妃匹也始匹者言以前未曾娶而此人始爲匹故註云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妃者名通適妾故傳云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元者始也長也一元之字兼始適兩義故云始適夫人也然則有始而非適若孟任之類是也亦有適而非始若哀姜之類是也妃者配匹之言非有尊卑之異其尊卑殊稱則曲禮所云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是也鄭玄以爲后之言後蓋執治內事在夫之後也夫之言扶言能扶成人君之德也孺之言屬言其繫屬人也婦之言服言其服事人也妻之言齊言與夫齊等也庶人之賤見其齊等也以土因其爵之尊卑爲立別號其實皆配夫通以妃爲稱少牢饋食禮云以某

妃配某氏是大夫之妻亦稱妃也孟仲叔季兄弟姊妹長幼之別字也孟伯俱長也禮緯云庶長稱孟然則適妻之子長者稱伯妾子長於妻子則稱爲孟所以別適庶也故杜註云十五年及釋例皆云妻父爲長庶故或稱孟氏沈氏亦然按傳趙莊子之妻晉景公之姊則趙武適妻子也而武稱趙孟荀偃之卒也士匄請後曰鄭甥可則荀吳妾子也而吳稱知伯豈知氏常爲適而稱伯趙氏恒爲庶而稱孟者也蓋以趙氏趙盾之後盾爲庶長故子孫恒以孟言之與慶父同也推此言之知知氏荀首之後傳云中行伯之季弟則俱是適妻之子但林父荀首並得立家故荀首子孫亦從適長稱伯也或河春秋之時不能如禮孟伯之字無適庶之異蓋從心所欲而自稱之耳契姓子宋是殷後故子爲宋姓婦人以字配姓故稱孟子

孟子卒【注】不稱薨不成喪也無謚先夫死不得從夫謚○謚實至反【疏】【注】不稱至夫謚○正義曰

魯之大夫皆稱臺舉謚此獨無謚先公卒此特所之定十五年姒氏卒傳曰不成喪則知此不稱處亦不成喪也按傳例不赴則不稱公然則此云不成喪者正謂不赴於諸侯也周禮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止賜卿大夫不賜婦人則婦人法不當謚故號當繫夫釋例曰謚者興於周之始王變質從文於是有諱焉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易之以謚末世滋蔓降及匹夫爰暨婦人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謚以其所屬詩稱莊姜宣姜即其義也是言婦人於法無謚故取其夫謚冠於姓之上生以夫國冠之韓姞秦姬是也死以夫謚冠之莊姜定姒是也直見此人是某公之妻故從夫謚此謚非婦人之行也夫謚已定妻即從而稱之先夫而死則夫未有謚或商宜稱字故云無謚言婦人法無謚也先夫死不得從夫謚解其不稱惠也此言其正法耳其末世滋蔓則為之作謚景王未崩妻稱穆后如此之類皆非禮也重言孟子者服虔云嫌與惠公俱卒故重言之下仲子亦然

繼室以聲子生隱公【注】聲謚也蓋孟子之姪娣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姪直結反字林文一反兄女也娣夫計反女弟也娶七住反媵以證反又繩證反【疏】【注】聲謚至繼室○正義曰謚法不生其國曰聲是聲為謚也襄二十三年傳稱臧宣叔娶於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則姪之與娣皆得繼室此既無文故設疑辭云蓋孟子之姪娣也成八年傳曰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莊十九年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然則諸侯娶於三國國別各有三女此言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者欲言媵者又有姪娣省略為文耳其實夫人與媵皆有姪娣但聲子或是孟子姪娣或是同姓之

國嫁者姪娣以其難明設杜預解之初云孟子之姪娣又云同姓之國以姪娣媵是也故釋例曰古者諸侯之娶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媵皆同姓之國三人凡九女參骨肉至親所以息訟絶爭也然宋之同姓國依世本子姓殷時來宋空同紊亂自夷蕭但春秋不載其國未知宋之同姓者是何等言云媵送也言妾送適行故夫人姪娣亦稱媵也經傳之說諸侯唯有繼室之文皆無重要之禮故知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文妃謂姪娣與媵諸妾之最貴者耳側曰夫人薨不更聘必以姪娣媵繼室是夫人之姪娣與二媵皆可以繼室也通庶妾事禍之大者禮所以別嫌明疑防微杜漸故雖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又異於餘妾故謂之繼室妻處夫之室故書傳通謂妻爲室言繼續元妃在夫之室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

謂嫁曰歸以下理自然成字有若天命使嫁之於魯○歸人謂嫁曰歸本或曰無曰字非也依公羊傳曰宋武至于我○正義曰宋閔公爲萬所弑子孫无敢言仇者故武公至于我乃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以下皆公羊傳文也知宋閔公爲萬所弑者以莊十一年傳云宋萬弑其君湣公於蒙澤是也萬弑君而武公討之而封其子武庚以續殷後武庚作亂周公伐而誅之更封紂兄帝乙之元子微子啓爲宋公都商丘今梁國睢陽縣是也微子卒其弟微仲代立穆公七年薨隱公之元年也景公三十六年襄公之十四年獲麟之歲也昭公得之元年春秋之傳終矣其後五世百七十年而齊魏楚共滅宋依宋世家微子至武公凡十二君兄弟相及共二人武公是微仲九世孫當法克定禍亂曰武○閩監毛本武作閔人謂嫁曰歸隱二年公羊傳文也以其手之文理自然成字有若天之所命使爲魯夫人然嫁於魯也成字唐叔虞有文在其手曰友曰虞下不言爲此傳言爲魯夫人者以宋女而作魯夫人之

妻故傳加爲以示異耳非爲手文有爲字故魯夫人之上有爲字也仲子手有此文自然成字似其天命使然故云有若天命也隸書起於秦末手文必非隸書石經古文虞作𢀖魯作𢀖手文容或似之其文及夫人固當有似之者也傳重言仲子生者詳言之與上重言孟子卒其義同也舊說云若河圖洛書天神言語眞是天命此雖手有文理更無靈驗又非夢天故言有若

生桓公而惠公薨【注】言歸魯而生男惠公不以桓生之年薨

【疏】【注】言歸至之年薨○正義曰杜知不以桓生之年薨者以元年傳曰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少者未成人之辭非新始生之稱又改葬惠公而隱公不臨使桓爲主若薨年生則纔二歲未堪爲喪主又羽父弒隱與桓同謀若年始十二亦未堪定弒君之謀以此知桓公之生非惠公薨之年也年之長幼理無所異杜言此者欲明夷父爲莊公庶兄故顯言此以張本也傳例曰今推按傳之註下羽父之弒隱公皆諮謀於桓然則桓公已成人也傳云生桓公而惠公薨指明仲子唯有此男非謂生在薨年也桓已成人而弒隱即位乃要於齊自應有長庶長庶故氏曰孟是杜張本之意也

是以隱公立而奉之【注】隱公繼室之子當嗣是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爲桓尚少是以立爲大子帥國人奉之爲經元年春不書即位傳○禎音貞爲桓子僞反少詩照反大音泰舊泰字皆作大後大字皆放此爲經子僞反後凡爲經爲傳張本起本例皆放此

【疏】【注】隱公至即位傳○正義曰繼室雖非更不音夫人而貴於諸妾惠公不立大子母貴則宜爲君隱公當嗣父世正以禎祥之故仲子手有夫人之文其父愛之有以仲子爲夫人之意故追成父志以位讓桓但爲桓年少未堪多難是以立桓爲大子帥國人而奉之已則且攝君位待其

年長故於歲首不即君位傳於元年之前預發此語者爲經不書公即位傳是謂先經以始事也凡稱傳者皆是爲經惟文五年霍伯曰季等卒註云爲六年菓於夷傳者以菓於夷與此文次相接故不得言張本也或言張本或言起本或言起檢其上下事同文異疑杜隨便而言也鄭衆以爲隱公攝立爲君奉桓爲大子按傳言立而奉之是先立後奉之也若隱公先立乃後奉桓則隱立之時未有大子隱之爲君復何所攝若先奉大子乃後攝立不得云立而奉之是鄭之謬也賈逵以爲隱立桓爲大子奉以爲君隱雖不即位稱公改元號令於臣子朝正於宗廟言立桓爲大子可矣安在其奉以爲君乎是賈之妄也襄二十五年齊景公立傳云崔杼立而相之以此知立而奉之謂立爲大子帥國人奉之正謂奉之以爲大子也元年傳曰大子少是立爲大子之文也大子者父在之稱今惠公已薨而言立爲大子者以其未堪爲君仍處大子之位故也禮記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是君薨之後仍以稱太子也

經元年春王正月【疏】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隱雖不即位然攝行君事故亦朝廟告朔也告朔朝正例在襄二十九年即位例在隱莊閔僖元年○朝直遙反下同

【疏】經元年春王正月○正義曰此經字并下傳字亦杜氏所題以分年相附若不有經字何以異傳不有傳字何以別經又公羊穀梁二傳年上皆無經傳字故知杜所題也釋詁云元始也正長也此公之始年故稱元年杜年之長月故稱正月言王正月者王者革前代馭天下必改正朔易服色以變人視聽夏以建寅之月爲正殷以建丑之月爲正周以建子之月爲正三代異制正朔不同故禮記檀公云夏后氏

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鄭康成依據緯候以正朔三而改自古皆相變如孔安國以自古皆用建寅爲正唯殷革夏命而用建丑周革殷命而用建子杜無明說未知所從正是時王所建故以王字冠之言是今王之正月也王不在春上者月改則春移春非王所改故王不先春王必連月故王虞春下周以建子爲正則周之二月三月皆是前世之正月也故於春每月書王王二月者言是我王之二月乃殷之正月也王三月者言是我王之三月乃夏之正月也既有正朔之異故每月稱王以別之何休云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服虔亦云孔子作春秋於春每月書王以統三王之正其意以爲王二月王三月王是夏殷之王謂大禹成湯也謂周室之臣民尊夏殷之舊王每月書王敬奉前代揆之人情未見其可杞宋二王之後各行己祖正朔宋不行夏杞不行殷而使天下諸侯徧視二代考諸典籍未之

或謂杞宋不奉周正周人悉尊夏殷則是重過去而忽當今尊二國而慢時主其爲顛倒不亦甚乎且經之所言王二月王三月若是夏殷之王當自皆言正月何以言王二月王三月乎謂之二月三月其王必是周王安得以爲夏殷王也若如公羊之說春秋黜周王春則杞非王後夏無可尊復通夏正何也但春之三月不必月皆有事若入年已有王正月者則二月不復書王若已有王二月者則三月不復書王以其上月已是此王之月則下月從而可知故每年之春唯一言王耳春秋之例竟時無事乃書首月以記時此下二月有會盟之事則不得空書首月也正月無事而空書首月者以人君於始年初月必朝廟告朔因即人君之位以繼臣子之心故君之始年必書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史策之正法也隱公攝行君事雖不即位而亦改元朝廟與人更始異於常年之正月故史特書其事見此月公宜即位而自不即位莊閔僖元年皆書春王正月與此同也定公元年不書正月者正月之時定公未立即位在於六月歲

首未得朝正公之即位別見下文正月無所可見故
不書也然則定以六月即位即位乃可改元正月已
稱元年者未改之月必乘前君之年既改之後方以
元年紀事及其史官定策須有一紀不可半年從前
半年從後雖非年初亦紀此歲故入年即稱元也釋
例曰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喪在外公即位踰
年乃入故因百月改篡之隆國史用元年即位之禮
國以此年爲元年元古法既然故漢魏以來雖秋冬
改元史於春首即以元年冠之是有因於古也受命
之王必改正朔繼世之王奉而行之新歲頒於諸侯
諸侯受王正朔故言春王正月王即當時之王序云
所書之王即平王是其事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
文王也始改正朔自是文王所爲頒於諸侯非復文
王之歷受今王之歷稱文王之正其其義紀○隱隱
公至元年○正義曰傳云王周正月如是周王之正
月也說公羊者云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
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敎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春
秋緯辭黃帝受圖有五始謂此五事也制於左氏之

義雖繼此文而五始之即亦於杜無害此非左氏義
殷之要自是史官紀事之體故晉宋諸史皆言元年
[illegible]正出月帝即位是也元年正月實是一年一月而
別謂名故解之云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
不言一年一月也言欲其體元以居正者元正實是
始長之義但因名以府之元者氣之本也善之長也
人君說大本長庶物欲其與元同體故年稱元年正
者直方之間語也直其行方其義人君當體直心似
夫義欲其常居正道故月稱正也以其君之始年歲
之始月故特假此名以示義其餘皆即從其數不復
改也書稱月正元日意同於此又辭無事而書正月
之意隱雖不即位然總行君事而亦朝廟告朔改元
布政故書首年始月以別其應即位而不爲也大子
之封諸侯也割其土壤分之臣民使之專爲己有故
諸侯於其封內各得改元傳說鄭國之事云稱之元
年朝於晉簡之元年十子孔卒是諸侯皆改元非獨
彝也劉炫爲規過云元正推取始長之義不爲體元
居正規釋杜云欲其體元以居正謂人君體是元長

以居正位不欲在下陵奪處位不終是劉妄解杜意不爲體其元善居於正道以規杜氏其理非也劉炫又難何休云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即位若然新王受命正朔必改是魯得稱元亦應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既託王於魯則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諸侯改元自是常法而云託王改元是妄說也說公羊者云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春秋緯云黃帝坐於扈閣鳳凰銜書至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謂此五事何休亦云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境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爲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者不奉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者同日並見相須成體非比辭也何休自云諸侯不得改元

則王者王之元年非公之元年公即位不在王之元年安得同日並見共成體也即以託王於魯史之改元元既爲魯所改則政不由王出安得以王之政正諸侯元尊而王卑年大而月小年之有元改而無忌王之立政必云須奉舍其大而事其細敬所卑而慢所尊以此立教必不可行聖人有作豈當爾也黃帝之作五始者爲天子法乎爲諸侯法乎諸侯不得改元必非諸侯法若非諸侯法安得有公即位乎無公即位則闕一始何得爲五始也若是天子法不得言王正月王即位何休云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然王者豈復以已之政正已即位不通若此何以行之言左氏者或取爲說是遂在東走也隱莊閔僖四公元年傳皆說不書即位之由故指以爲例隱不行即位又謙不告至而歲首告朔朝正所以尊敬祖考也若不行即位又不朝正則與臣子無別不成爲君故告朔朝廟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稱名

能自通于大國繼好息兵故書字貴之名例在莊五年邾今私國鄒縣也蘧蒢魯國魯地卞縣南有姑城○父音甫邾子之字凡人名字皆放此襄王結反好呼報反鄒側留反卞皮彥反本或作弁三月至子爽○正義曰公隱公也及與也彼邾君字儀父者盟于蔑地諸云鄒曹姓顓頊之後在六終產六子其第五子曰安邾即安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郕侠爲附庸居邾東南是也自安至儀父十二世始見春秋齊桓公以下未有爵命各有窺宇上求天子爰契睦國天子不信俱有王命諸侯自不相信則盟以要之其盟載辭使心皆開辟諸侯諸侯自不相信則盟以要之其盟載辭使心皆開辟告誓神明若有背違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也曲禮曰約信曰誓殺牲曰盟周禮天官司盟職曰掌盟載之法若有背違則戮于社稷之神明殺牲取血告誓乃尊卑以次歃或右傳敖血以授當歃者令各執其牲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祝鄰

曰邾國名疑有訓辱其盟約之載及其禮衰也諸侯明神鄭玄以爲藥敖皆器名也珠玉以爲飾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敖以盛血槃以盛牛耳將歃則戎右執其器爲衆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司盟之官乃北面詔其載書以告日月山川之神既告乃尊卑以次歃或右傳敖血以授當歃者令各含其血既歃乃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此則天子會諸侯使諸侯聚盟之禮也凡天子之盟諸侯十二歲於方岳之下故傳云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若王不巡守及諸侯有事朝王即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亦爲盟禮其盟之法殺載禮爲堅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黃東方圭朝諸侯於壇壇而祝之列諸侯於庭玉府共珠槃玉敦戎右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祝鄰詔明神玄謂明神諸侯以次歃血鄭註覲禮云王之盟其神主曰王官之伯盟其神主月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是盟禮之略也若諸侯之盟亦有壇位者故制之盟公羊傳曹

子以手劒劫桓公于壇是也其盟神則無復定限故襄十一年傳稱司愼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是也其盟用牛牲故襄二十六年傳云歃用牲又哀十七年傳云諸侯盟誰執牛耳是也其殺牛必取血及耳以手執玉敦之血進之於口知者定八年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椀又襄九年傳云與大國盟口血未乾是也既盟之後牲及餘血并盟載之書加於牲上坎而埋之故僖二十五年傳云宵坎血加書是也春秋之世不由天子之命諸侯自相與盟則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宿雖小異禮則大同故釋例曰盟者殺牲載書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珠槃玉敦以奉流血而同歃是其事也其盟載之辭則傳多有之此時公求好於邾邾君來至蔑地公出與之盟史書魯事以公爲主言公及及者言自此及彼據魯爲文也桓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于趡彼言會此言及者彼行會禮此不行會禮故也故劉炫云策書之例先會後盟者上言會下言盟唯盟不會者直言及此爲不行會禮故言及也或可史異

辭非先會而盟則稱會知者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云公後至則是不及其會而經稱會故知盟稱會者未必先行會禮也○圍附庸至姑城○正義曰傳言未王命知是附庸也莊五年邾犂來來朝傳曰未王命解其稱名之意是知附庸之君例稱名也禮記王制云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玄云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是說附庸之義也王制又云天子之元士視附庸然則附庸貴賤與天子之元士同也其禮則四命知者天子大夫視子男卿視伯三公視公侯所視皆多一命明知附庸多於元士一命又諸侯世子未誓執皮帛視小國之君公之孤四命亦執皮帛及附庸亦執皮帛故知四命也然則天子大夫四命稱字附庸稱名者以王制之臣故特尊之而稱字釋例曰名重於字故君父之前自名朋友之接自字是以春秋之義貶責書其名斥所重也褒厚顯其字辟所諱也然則應字而名則是貶應名而字則是貴故宰咺書名以貶之儀父書字以貴之傳文

唯言貴之不說可貴之狀賈服以爲儀父嘉隱公有至孝謙讓之義而與結好故貴而字之善其慕賢說讓知不然者按傳云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是公先求邾非邾先慕公復何足貴且書曰儀父乃是新意仲尼以事有可善乃得書字善之不是緣眷之意以爲褒貶安得以其慕賢便足貴之又桓十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趡桓公不賢不讓彼趡亦書儀父故知貴之之言不爲慕賢說讓也附庸不能自通不與盟會今能自通大國繼好息民故知爲此貴而字之不貴來朝而貴其盟者朝事大國則附庸常道齊盟結好非附庸所能故盟則貴之朝從常法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注】不稱國討而言鄭伯譏失教也段不弟故不言弟明鄭伯雖失教而段亦凶逆以君討臣而用二君之例者言段强大萬傑據大都以稱國所謂得舊曰克也國討例在莊二十二年得舊例在莊十一年母弟例在宣十七年鄭在滎陽宛陵縣西南鄭今潁川鄢陵縣○段徒亂反鄭伯弟名鄢於晚反又於建反又於然反弟音俤又如字焉音俊傑音桀熒戶【注】夏五月至扃反本或作熒非宛於阮反又於元反【疏】於鄢○正義曰鄭國伯爵譜云鄭姬姓周厲王子宣王母弟桓公友之後也宣王封友於鄭今京兆鄭縣是也及幽王無道友遷其民於虢鄶虢鄶之君分其地遂國焉今河南新鄭縣是也莊公二十二年魯隱公之元年也聲公二十年獲麟之歲也三十三年而春秋之傳終矣聲公三十七年卒自聲以下五世八十七年而韓滅鄭此鄭伯莊公也謚法勝敵克壯曰莊○【注】不稱至陵縣○正義曰國討者謂稱國若人稱國稱人則明其爲賊言一國之人所欲討也今稱鄭伯指言君自殺弟若弟無罪然譏其失兄之教不肖足爲之

所乃是養成其惡及其作亂則必欲殺之故稱鄭伯所以罪鄭伯也傳例母弟稱弟段實母弟以其不為弟行故去弟以罪段也兩罪之者明兄雖失教而段亦凶逆也釋例曰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統論其義兄弟二人交相殺害各有曲直存弟則示兄曲也鄭伯既失教若依例存弟則嫌善段故特去弟兩見其義是其說也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佞夫傳曰罪在王則與鄭伯同議而佞夫不去弟者釋例曰佞夫稱弟不聞反謀也鄭段去弟身為謀首也然則佞夫不與反謀罪王而不罪佞夫故稱弟也傳例戰敗克取兩國之文段實鄭臣而言克段故申明傳意以解之得雋曰克莊十一年傳例也國討例在莊二十三年者彼經書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實君殺太子而稱陳人者陳人惡其殺太子之名故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也傳稱陳人殺其太子御寇以實言之明經所書國討之例也彼無兄例而言例者正以此傳云稱鄭伯譏失教也言稱是仲尼之變例也稱君為罪君則知稱人為國討

序云推變例以正褒貶即此類也推以為例故言例在彼年諸註言例在者未必皆有凡例也地理志河南郡有宛陵新鄭各自為縣晉世分河南而立熒陽廢新鄭而入宛陵故鄭在宛陵西南也又地理志潁川郡有鄢陵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註】宰官咺名也咺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故貶而名之此天子大夫稱字之例仲子者桓公之母婦人無謚故以字配姓來者自外之文歸者不反之辭○咺呼阮反賵芳鳳反【疏】秋七月至之賵○正義曰天王周平王也譜云周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後也后稷封於邰及夏之衰后稷之子不窋失其官竄於西戎至大王為狄所逼去邠居岐文王受命武王克殷而王

有天下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遷鄏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平王四十九年隱公之元年也敬王又遷成周周今洛陽是也敬王三十九年獲麟之歲也四十三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九年春秋之傳終矣元王以下十一世二百二十六年而周亡也周本紀武王至平王凡十三王兄弟相及者一人非王是武王十一世孫也惠公薨在往年明年仲子始薨蓋於時有疾下開其疾謂之已葬故使大宰大夫名咺者來至於魯并歸惠公仲子之賵賵者助喪之物文五年注云車馬曰賵士喪既夕禮云公賵玄纁束帛兩馬士之制只得駕兩馬故云賵兩馬大夫以上皆駕四馬此宰咺來賵故用四馬也公羊傳曰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穀梁傳曰乘馬曰賵皆謂宰咺用乘馬來也惠公仲子不言及者是并致二賵或是史異辭蓋二者各以乘馬不宜以一乘之馬賵二人也服虔云賵覆也天王所以覆被臣子秦士喪既夕禮兄弟所知悉皆致賵非備君之賵臣以賵爲覆則可矣其言覆被臣子則非也何休亦云賵猶覆也蓋謂覆被臣下者耳○注宰官至之辭○正義曰傳言緩且子氏未薨故名是不應名而名之也服乃書名知法應書字故云此天子大夫稱字之例傳無明例故推此以爲例也周禮天官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宰夫小宰者是大夫未知宰咺是何宰也宰夫職曰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鄭玄云弔事弔諸侯諸臣所用賻也既掌弔事或即充使此蓋宰夫也仲子乃惠公妾耳王使賵之若隱立桓爲大子成桓母爲夫人天王知其然故遣賵惠公因即賵之杜言仲子者桓公之母正見此意不然仲子爲桓母傳有明文不須解也男子之有謚者人君則配王配公大夫或配子或配字皆不以字配姓婦人於法無謚故以字配姓言其正法然也釋例曰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謚以明所屬是言婦人不合謚也繫夫謚者夫人而已衆妾不合繫夫正當以字配姓也其聲子敬嬴有謚者皆越禮妄作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註】客主無名皆微者也宿小國東平無鹽縣也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例在僖十九年宋今梁國睢陽縣○與音預下同睢音雖【疏】【註】客主至陽縣○正義曰春秋之例若是命卿則名書於經此盟客主無名故知皆是微者公羊傳曰孰及之內之微者也穀梁傳曰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微言非卿也客謂宋主謂魯直言及者他國可言某人魯史不得自言魯人直言及彼是魯及可知其微人與他國聚會亦直言會與此同也會盟之地地必有主舉地者地主之國或與或否故地主之國亦序於其列經舉國名以為盟地者國主與在其中不復序之於列以其可知故也例在僖十九年者彼經書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傳曰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於齊修桓公之好也言修桓公之好齊人必與可知也齊人不序於列而以齊為盟地是其盟以國地者國主與盟之例此亦推以為例非凡例也然則桓十四年公會鄭伯于曹即亦是例而遠指僖十九年者此既是盟故取盟為例其實會亦然也故彼註云以曹地曹與會是也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公會諸侯盟于宋宋不與盟亦地以宋者彼註云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然則宣十四年楚子圍宋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亦是不嫌宋與故地以宋也地理志梁國睢陽縣故宋國微子所封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註】祭伯諸侯為王卿士者祭國伯爵也傳曰非王命也釋其不稱使○祭側界反國名傳祭仲同使如字又所吏反【疏】【註】祭伯至稱使○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說周公封建親戚以蕃屏周而云邢茅胙祭則祭之初封畿外之國也穆王之時有祭公謀父今有祭伯世仕王朝蓋本封絕滅食采於王畿也莊

二十三年祭叔來聘註以爲祭叔爲祭公來聘魯天子內臣不得外交是祭於此時爲畿內之國仍有封爵故言諸侯爲王卿是也釋例曰王之公卿皆書爵祭伯凡伯是也大夫稱字南季榮叔是也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于洮是也其或稱祭公舉官而言之此其定例也然春秋之世有王之卿士無采地者若王叔陳生伯輿之屬是也但未知書經其稱云何杜既云公卿稱爵而王子虎及劉卷卒稱名者彼是天王爲赴以名告魯如諸侯之例甍則稱名此云公卿稱爵者謂聘使往還與彼爲異也又襄十五年註云天子卿書字者崔傳云劉夏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以劉夏非卿書名若卿則應書字以名字相對故舉以言焉其實卿書爵也此祭伯若王使來當云天王使祭伯來聘亦如天王使凡伯來聘今以自來爲文明非王命而私行也劉炫云卿而無爵或亦書字大夫有爵或亦書爵傳稱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俱是卿士並不言爵又服侯之先爲周卜正書稱齊侯呂伋爲虎賁氏則大夫

或有爵也然則大夫有爵不可舍爵而書氏卿而無爵不可越字而書名蓋有卿士亦書字大夫亦書爵也王臣之見經者衆祭伯凡伯毛伯單伯召伯尹子單子劉子其間未必無大夫榮叔南季家父叔服其間未必無卿但無明證故依例解之襄十五年註云天子卿書字是言天子卿有書字之理

公子益師卒【注】傳例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所以示薄厚也春秋不以日月爲例唯卿佐之喪獨記日以見義者事之得失既未足以褒貶人君然亦非死者之罪無辭可以寄文而人臣輕賤死日可略故特假日以見義○斂力驗反見賢遍反下同【疏】【注】傳例至見義○正義曰傳文與上下作例者註皆謂之傳例釋例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疾則親問焉喪則親與小斂大斂慎終

歸厚之義也故仲尼修春秋卿佐之喪公不與小斂則不書日示薄厚戒將來也即以新死小斂爲文則但臨大斂及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也夏五年冬十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傳曰大夫入斂公在位是公與小斂則書日之事也其翬柔溺等生見經傳死而不書卒者皆不以卿禮終也文十四年秋九月甲申公孫敖卒於齊已絕卿位公不與小斂而書日卒者釋例曰公孫敖縱情棄命既已絕位非大夫也而備書於終者惠叔毀請於朝感子以赦父敦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故傳曰爲孟氏且國故也是言雖不與斂恩實過厚故書日也莊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時公有疾昭二十五年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二十九年夏四月庚子叔詣卒時公孫在外成十七年冬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在外而卒皆公不與斂而書日者釋例曰其或公疾在外大夫不卒於國而猶存其日者君子不責人以所不得備非不欲臨也然則爲其有故不得以責公故皆書日也公孫嬰齊書所卒之地餘皆不書地者釋例曰魯

大夫卒其境內則不書地傳稱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是也而定諸以爲雖以卿禮終而不臨其喪皆沒而不書社知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者按慶父之死不以卿禮終而經不書足知唯據不以卿禮終者經始不書明以卿禮終雖全不臨喪亦同書卒但不書日耳春秋諸事日與不日傳皆不發唯此發傳故特解之云春秋不以日月爲例唯卿佐之喪獨託日以見義也言事之得失未足以褒貶人君者春秋之文褒爲厚賞貶爲大罰君之於臣有恩則常事不足以加賞無恩則小失不足以致罰故云未足以褒貶也止欲貶責死者君自無恩然亦非死者之罪意欲以爲勸戒無辭可以寄文而人臣對君爲輕褒死日可略去故於此一條特假日以見義其餘則不以日月爲例故無傳也

傳元年春王周正月【注】言周以別夏殷○別彼列反夏戶雅反三代之號可以意求不書即位攝也【注】假攝君政不修即位之

禮故史不書於策傳所以見異於常○見賢遍反不書即位攝也○正義曰攝訓持也隱以桓公幼少且攝持國政待其年長所以不行即位之禮史當不書即位仲尼因而不改故發傳以解之公既不即位史本無可書莊閔僖不書即位義非遂也舊說賈服之徒以為四公皆實即位孔子修經乃有不書故杜許諸之釋例曰遭喪繼位者每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皆書即位於策以表之隱既繼室之子於第應立而尋父娶仲子之意委位以讓桓[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已定之諸侯既已正之國人既已君之而隱將有讓國授桓之心所以不行即位之禮也隱莊閔僖雖居君位皆有故而不修即位之禮或讓而不為或痛而不忍或亂而不得禮廢事異國史固無所書非行其過而不書於文也顏氏說以為魯十二公國史盡書即位仲尼修之乃有所不書若實即位則為隱公舉[illegible][illegible]實有譏則史無緣虛書是言實不即位故史不書也傳於隱閔云不書即位於莊僖云不稱即位者釋例曰宜明於四公發傳以不書不稱起文其義一也劉賈潁為傳文生例云恩深不忍則傳言不稱恩淺可忍則傳言不書博據二傳辭殊多不通案殺欒盈則云不言大夫殺良霄則云不稱大夫君氏卒則云不曰薨不言葬不書姓鄭伯克段則云稱鄭伯此皆同意而別文之驗也傳本意在解經非由文以生例是言不書不稱義同之意也[illegible][illegible]何休以為古制諸侯幼弱天子命賢大夫輔相為政無攝代之義昔周公居攝死不記崩今隱公生稱侯死稱薨何因得為攝者周公攝政仍以成王為主直攝其政事而已所有大事稟王命以行之致政之後乃死故卒稱薨不稱崩隱公所攝則位亦攝之以桓為大子所有大事者專命以行攝位被殺在君位而死故生稱公死稱薨是與周公異也且公羊以為諸侯無攝鄭康成引公羊雖云宋穆公云吾立乎此攝也以此言之何得非左氏是鄭意亦不從何說也下傳曰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是位亦攝也又曰惠公之薨也大子少是以桓為大子也所以異於正君者元年不即位[illegible]是不

告廟不臨惠公之葬不成聲子之喪尊仲子為夫人薨則赴於諸侯又為之立廟此是謙之實也隱公諱位賢君故為春秋之首所以不入頌者魯僖公之時周王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季孫行父為之請於周大史克為之作頌故得入頌隱公無人為請故不入頌也○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注】克儀父名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注】王未賜命以為諸侯其後儀父服事齊侯以獎王室王命以為邾子故莊十六年繼書邾子克卒○故不書爵一本無故字獎將丈反【疏】【注】王未至克卒○正義曰莊十三年齊桓會者國于北杏邾人在焉及十六年而書邾子克卒故知由事齊桓乃得王命也賈服以為北杏之會時已得王命蓋以北杏之會邾人在列故謂其已得命也列與不列在於主會之意不由有爵與否襄二十七年宋之盟齊人請邾宋人請滕邾滕不列於會故不書邾滕襄五年城之會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故經書鄫人然則為人私屬則不列于會不為人私屬則列于會不可據列會與否以明有爵也昭四年申之會淮夷列焉未必有爵也鄫今無爵得與魯盟北杏會齊何須有爵莊十五年會于鄄傳曰齊始霸則齊桓為霸自鄄會始耳北杏之時諸侯未從霸功未立桓尚未有殊勳儀父何足可紀且齊桓未有功於王焉能使王命之其得王命必在北杏之後但未知定是何年耳服虔云爵者蕪也所以蕪盡其材也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注】解所以與盟也○好呼報反與如字又音預○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君命也【注】費伯魯大夫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郎亭傳曰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

也今不書於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倣此○費音秘郁於六反倣甫往反後此例皆同【疏】費伯魯至倣此○正義曰史之策書皆君命者謂君所命爲之事乃得書之於策非謂君命遣書方始書也又解史策不書經亦不書之意仲尼書於經者亦因史之舊法舊史不書則亦不書故傳發此事釋經不書之意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倣此謂下盟于翼作南門之類是也

○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注】申國今南陽宛縣○宛於元反娶取住反【疏】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正義曰杜以爲凡例本其事者皆言初也賈逵云凡言初者隔其年後有禍福將終之乃言初也○【注】申國今南陽宛縣○正義曰外傳說伯夷之後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則申呂與齊許俱出伯夷同爲姜姓也國語曰齊許申呂由大姜言內大姜而得封也然則申之始封亦在周興之初其後申絕至宣王之時申伯以王舅改封於謝詩大雅崧高之篇美宣王褒賞申伯云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是其事也地理志南陽郡宛縣故申伯國宛縣者謂宣王改封之後也以前則不知其地

生莊公及共叔段【注】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猶晉侯在鄂謂之鄂侯○共音恭共地名凡國名地名人名字氏族皆不童音疑者復出後倣此鄂五各反【疏】【注】段出奔至之鄂侯○正義曰賈服以共爲謚謚法敬長事上曰共作亂而出非有其德可稱期口四方無人與之爲謚故知段出奔共故稱共猶下晉侯之稱鄂侯也

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注】寐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寤五故反惡烏路反【疏】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正義曰謂武姜寐時生莊公至寤始覺其生故杜云寐寤而莊公已生

愛共叔段欲立之【注】欲立以爲大子

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
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注】虢叔東虢君也恃制
巖險而不修德鄭滅之恐段復然故開以佗邑虢國
今滎陽縣○亟欺冀反數也爲于僞反巖五銜反本又作巖虢瓜伯反國名復扶又反【注】
【疏】虢叔至陽縣○正義曰僖五年傳曰虢仲虢叔王
季之穆也晉語稱文王敬友二虢則虢國本有二也
晉所滅者其國在西故謂此爲東虢也鄭語史伯爲
桓公設謀云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
心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桓公從之是
其恃險而不修德爲鄭滅之之事也云虢叔封西虢
仲封東而此云虢叔東虢君者言所滅之君字叔也
傳云虢仲謂其大夫諸叔之子孫字曰仲也按傳燕
國有二則一稱北燕邾國有二則一稱東[illegible]此虢國
有二而經傳不言東西者於時東虢已滅故西虢不
稱西其祖存之日亦應以東西別之地理志云
河南郡滎陽縣應劭云故虢國今虢亭是也請京
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注】公順姜請使段居京謂之
京城大叔言寵異於衆臣京鄭邑今滎陽京縣○大音泰
註及下皆同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注】祭仲鄭大
夫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
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過
古臥反後不音者皆同堵丁古反長直亮反又如字高古報反又如字徑古定反【疏】【注】祭仲
○正義曰說諸言大夫者以其名氏顯見於傳更無
卑賤之驗者皆以大夫言之其實是大夫與否亦不
可委知也定十二年公羊傳曰雉者何五板而堵五
堵而雉何休以爲堵四十尺雉二百尺許慎五經異

義載禮及韓詩說八尺爲板五板爲堵一堵爲雉板
隱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古尚
禮及方氏說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堵之
牆長丈高丈三堵爲堆一堆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
度其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諸說不同
必以雉長三丈爲正者以鄭是伯爵城方五里大都
三國之一其城不過百雉則百雉是大都定制因而
三之則侯伯之城當三百雉計五里積千五百步
長六尺是九百丈也以九百丈而爲三百雉則雉長
三丈賈逵馬融鄭玄王肅之徒爲古學者皆云雉長
三丈放杜依用之侯伯之城方五里亦無正文閒禮
冬官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謂天子之城
天子之城方九里諸侯禮當降殺則知公七里侯伯
五里子男三里以此爲定說此但春官典命職乃稍
七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
服禮儀皆以命數爲節鄭玄以爲牒家國之所居謂
城方也如典命之言則公當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
里故鄭玄兩解之其註尚書大傳以天子九里爲正

說文云或者天子之城方十二里詩文王有聲箋言
文王城方十里八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論語註以
爲公大都之城方三里皆以爲天子十二里公九里
也其數非義又云都伯城方五里以匠人典命侯是
正文因其不同故閒申其說今杜無二解以侯伯五
里爲正者蓋以典命所云國家者自謂國家所爲之
法禮儀之度來必以爲城居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三分國城之一○參七南反又音三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
度非制也○不合法度非先王制○正義曰定以大都至九之一
王城方九里依此數計之則王城長五百四十雉其
大都方三里長一百八十雉中都方二里又二百四
十步長一百八雉也小都方一里長六十雉也公城
方七里長四百二十雉其大都方二里又一百步長
一百四十雉也中都方一里又一百二十步長八十
四雉也小都方二百三十三步二尺長四十六雉又

二丈也侯伯城方五里長三百雉其大都方一里又
二百步長百雉其中都其王之小都其小都方一百
六十六步四尺長三十三雉又一丈也子男城比王
之大都其大都比侯伯之中都其中都方一百八十
步長三十六雉也小都方百步長二十雉也考工記
曰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
雉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
城制然則王之都城隅高五丈城蓋高三丈諸侯城
隅高七丈城蓋高五丈也三丈以下不得成城其都
城蓋亦高三丈也周禮四縣爲都都者公之設法耳但
土地之形不可方平如圖其邑竟廣狹無復定準隨
人多少而制其都邑故有大都小都爲下邑謂之都
都亦一名邑莊二十八年傳曰宗邑無主閔元年傳
曰分之都城俱論曲沃而都邑互言是其名相通也
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
有不如早爲之所【注】使得其所宜○焉於虔反厭於豔反　傳

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
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注】斃踣也姑且也○蔓音萬
斃婢世反本又作獘舊扶設反踣蒲北反【疏】注無使滋蔓○正義曰此以草喻也草之滋長引蔓則難可
芟除喻叔段之威勢稍大難可圖謀也○【注】斃踣也○正義曰釋言文也孫炎曰前覆曰踣既而大
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注】鄙鄭邊邑貳兩屬公子呂
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注】公子呂鄭大夫【疏】注國不堪貳
○正義曰兩屬則賦役倍賦役倍則國人不堪也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
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注】叔久不除則舉國之民當
生他心公曰無庸將自及【注】言無用除之禍將自及

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註】前兩屬者今皆取以爲己邑至于廩延【註】言轉侵多也廩延鄭邑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廩力錦反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註】子封公子呂也厚謂土地廣大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註】不義於君不親於兄非衆所附雖厚必崩○暱女乙反親也【疏】厚將崩○正義曰以牆屋喻也厚而無基必自崩喻衆所不附將自敗也高大而壞謂之崩大叔完聚【註】完城郭聚人民○完音桓【疏】【註】完城郭聚人民○正義曰服虔以聚禾黍也段欲輕行襲鄭不作固守之資故知聚爲聚人非聚糧也完城者謂聚人而完之非欲守城也繕甲兵具卒乘【註】步曰卒車曰乘○繕車戰反卒尊忽反步兵也註及下同

乘繩證反註及下同將襲鄭夫人將啓之【註】啓開也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註】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註】共國今汲郡共縣○共音恭汲居及反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註】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早爲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段實出奔而以克爲文明鄭伯志在於殺難言其奔○不弟大計反又如字難乃旦反註同

【疏】如二君故曰克○正義曰謂實非二君舊傑強盛如似二君伐而勝之然後稱克非謂眞是二君也若眞是二君則以戰襲敗取爲文然既非二君而杜註經云以君討臣而用二君之例又似眞二君者但杜於彼應云以君討臣而用如二君之例略其如字但云而用二君耳準獲麟之後史文夫子未修之前應云鄭伯之弟段出奔共與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同也以其不弟故不言弟志在於殺故不言奔然則鄭伯亦是舊史之文而得爲新意者段以去弟爲貶宜以國討爲文仍存鄭伯見其失教其文雖是舊史即是仲尼新意也○【註】傳言至其奔○正義曰經皆孔子所書此事特言書曰必是舊史不然夫子始改故知傳之此辭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也克者戰勝獲賊之名公伐諸鄢段即奔共既不交戰亦不獲段段實出奔而以克爲文者此非夫子之心謂是鄭伯本志不欲言其出奔難言其奔志在於殺故夫子承其本志而書克也鄭伯之於段也以其母所鍾愛願母私情分之大邑恣其榮寵實無殺心但大叔無義恃寵驕盈若微加裁貶則悲傷母意故祭仲欲早爲之所不討滿作除之公皆不許是其無殺心也言必自斃厚將崩者止謂自損其身不言惡能害國及其謀欲義鄭禍將逼身自念友愛之深遂起切心之恨因是志在必殺難言出奔此時始有殺心往前則無殺意傳稱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詩序曰不勝其母以害其弟經曰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是迫於母命不得戮之非欲待其惡成乃加誅戮也服虔云公本欲養成其惡而加誅使不得生出此鄭伯之志意也言鄭伯本有殺意故爲養成其惡斯不然矣傳曰稱鄭伯譏失教也止責鄭伯失於教誨之道不謂鄭伯元有殺害之心若從本以來即謀殺害乃是故相屠滅何止失教之有且君之討臣遏其萌漸惡雖未就君得誅之何須待其惡成方始殺害服言本意欲殺乃是誣鄭伯也劉炫云以克爲文非其實狀故傳解之謂之鄭志言仲尼之意書克者謂是鄭伯本志也註又申解傳意言鄭伯志在於殺心欲其克難言其奔故仲尼書克不書奔如鄭伯之志爲文所以惡

鄭伯也遂寘姜氏于城潁【註】城潁鄭也○寘之豉反置也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註】地中之泉故曰黃泉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註】封人典封疆者○疆居良反【疏】【註】封人典封疆者○正義曰周禮封人掌爲畿封而樹之鄭玄云畿上有封者今時界也天子封人職典封疆知諸侯封人亦然也傳言祭仲是爲祭封人宋高哀爲蕭封人論語有儀封人此言潁谷封人皆以地名封人蓋封人職典封疆居在邊邑潁谷儀祭皆是國之邊邑也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註】食而不啜羹欲以發問也宋華元殺羊爲羹饗士蓋古賜賤官之常

○舍音捨遺唯季反下同啜川悅反華戶化反【疏】【註】食而至之常○正義曰禮公食大夫及曲禮所記大夫士與客燕食皆有牲體殽胾非徒設羹而已此與華元饗士唯言有羹故疑是古賜賤官之常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註】繄語助○繄烏兮反又烏帝反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註】據武姜在設疑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註】隧若今延道○語魚據反闕其月反隧音遂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註】賦賦詩也融融和樂也○樂音洛註及下同融羊弓反【疏】【註】賦賦至樂也○正義曰賦詩謂自作詩也中融外洩各自爲韻蓋所賦之詩有此辭傳略而言之也融融和樂洩洩舒散皆是樂之狀以意言之耳服虔云入言公出

言姜明俱出入互相見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註】洩洩舒散也○洩羊世反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註】純猶篤也【疏】【註】純猶篤也○正義曰爾雅釋詁訓純爲大則純孝純臣者謂大孝大忠也此純猶篤者言孝之篤厚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註】不匱純孝也莊公雖失之於初孝心不忘考叔感而通之所謂永錫爾類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故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後皆倣此○施以豉反又式智反匱其位反【疏】詩曰至謂乎○正義曰詩毛傳及爾雅之訓匱竭永長錫予爾女也此詩大雅既醉之五章言孝子爲孝不有竭極之時故能以此孝道長賜予女之族類言行孝之至能延及旁人其是此事之謂乎族類者言俱有孝心則是其族類也○【註】不匱至倣此○正義曰潁考叔有純孝之行能錫莊公莊公雖失之於初孝心不忘則與潁考叔同是季之般類也今考叔能感而通之是謂永錫爾類也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出孟子文也此云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何以昭八年註云叔向時詩義如此所以不同者此是丘明作傳稱君子之言容可引詩斷章評論得失彼是叔向之語事近前代當時譏刺故云叔向時詩義如此也詩註意類謂子孫族類此傳義以爲事之般類也○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註】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也子氏仲子也薨在二年賵助喪之物【疏】天王至故名○正義曰緩公坐賵仲子事由於王非

咺之過所以貶咺者天王至尊不可貶責貶王之使足見王非且緩賵惠公專是王過生賵仲子咺亦有愆使者受命不受辭欲令遭時設宜臨機制變王謂仲子已薨今咺并致其賵仲子尚存賵事須止宰咺知其未薨猶尚致賵是則不達時宜恥辱君命王則任非其人咺爲辱命之使君臣一體好惡同之貶咺亦所以責王也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不知所賵之言此指言惠公仲子者彼成風未葬不言可知此叩惠公已葬子氏未薨若不言其人則不知爲誰來賵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亦爲年月已遠故指其所襚與此同也季文子求遭喪之禮以行亦豫凶事不貶者宰咺無喪致賵文子乃量時制宜備豫不虞古之善教與此不同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注】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別彼列反諸侯五月同盟至【注】同在方嶽之盟大夫三月同位至【注】古者行役不踰時士踰月外姻至【注】踰月度月也姻猶親也此言赴弔各以遠近爲差因爲葬節【疏】天子至姻至○正義曰天子諸侯大夫士位既不同禮亦異數赴弔遠近各有等差因其弔荅以爲葬節且位高則禮大爵卑則事小大禮踰時乃備小事累月即成聖王制爲常規示民軌法欲使各修其典無敢戚差資父事君生民之所極哀死送終臣子之所盡是以未及期而葬謂之不懷過期而葬謂之緩慢春秋從實而錄以示是非天子七月諸侯五月者死月葬月皆通數之也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二月葬襄王是天子之七月也成十八年八月公薨于路寢十二月葬我君成公是諸侯之五月也宣八年傳云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是卜遠日不吉乃卜近日辟不思親之嫌也則未及期而葬者不思其親理在可見故傳皆不言其事唯過期乃葬者傳言緩以示譏耳桓王以桓十五年崩莊三年乃葬積七年也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十一月薨文元年四月乃葬薨葬中

有閏積七月也二者並過於期故傳皆言緩以譏之也衛桓公以隱四年三月爲州吁所弒五年四月乃葬積十四月也莊公以其三十二年八月薨閔元年六月乃葬積十一月也二者雖亦過期而國有事難故傳皆言亂故是以緩原其非禮不以賣臣子也然則諸侯五月而葬自是正法得禮可知不假發傳而葬成公之下傳特云書順者釋例曰魯君薨葬多不順制唯成公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傳見莊之緩舉成書順以包之然則特發此傳欲以包羣公之得失於莊見亂故而緩於僖見無故而緩於成見順禮傳發三者則其餘皆可知也士踰月者通死月亦三月也襄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杜云踰月而葬速是踰月亦三月也此註云踰月度月者言從死月至葬月其間度一月也士與大夫不異而別設文者以大夫與士名位既異因其名異示爲等差故變其文耳其實月數同也同軌同盟至者謂遣使來至非諸侯身至釋例曰萬國之數至衆封疆之等至重故天王之喪諸

侯不得越竟而奔修服於其國卿共弔葬之禮魯侯無故而穆伯如周弔此天子崩諸侯遣卿共弔葬之經傳也是言禮天子之喪諸侯不親奔也其諸侯相弔則昭三十年傳云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是正禮也同位至待其使還也外如至親戚畢集也於天子言畢至以下不言畢者天子貴在尊極海內爲家天下聞喪無敢不至故言畢也諸侯同盟或來或否大夫出使本奉君命雖或聞喪未必盡來故不言畢也此亦例而不言凡者序已解訖何休膏肓以爲禮士三月葬今云踰月左氏爲短鄭康成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大夫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皆數往日往月士之三月大夫之踰月也鄭之此言天子諸侯葬數往月於左氏無害云大夫葬數來月恐非杜旨蘇寬之意以古禮大夫以上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數往日往月空云古禮事無所出不可依用也劉炫云此亦例不言凡者諸所發凡皆爲經張例此舉葬之大期以譏宰咺之緩非是爲葬發例故不言凡也○[illegible]言同至之國○正義曰

鄭玄服虔皆以軌爲車轍也王者取天下必令車同軌書同文軌天子之義不能以時赴弔故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也周禮巾車木路以封蕃國鄭玄注云蕃屏也既受王命車亦應同軌而言別四夷者四夷來朝天子天子賜之車服行於中國自然同軌其在本國軌必不同若以巾車之文即言與華夏同軌豈亦能同文也○正義曰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之於王之旂常鐘鼎之同盟唯方狀耳故左氏舊說十二年三考黜陟幽明說分天子展義巡守柴祭既畢諸侯遂朝退相與盟同好惡冀王室是其當方諸侯同有方嶽之盟同盟情親吉凶相告故遣使會葬也○注古者至臨時○正義曰同位謂同爲大夫共在列位者得相臨也隱五年穀梁傳曰伐不踰時明行役踰閒亦不踰時也

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誓約之載然則天子之合諸侯共盟之禮也王合諸侯唯有巡守則有事而會會之多少唯所命不得有同盟巡守則有事而會會之多少唯所命不得有同盟

常禮之同盟唯方狀耳故左氏舊說十二年三考黜陟幽明說分天子展義巡守柴祭既畢諸侯遂朝退相與盟同好惡冀王室是其當方諸侯同有方嶽之盟同盟情親吉凶相告故遣使會葬也○注古者至臨時○正義曰同位謂同爲大夫共在列位者得相臨也隱五年穀梁傳曰伐不踰時明行役踰閒亦不踰時也

其來至三月待之故知古者於法行役不踰時也

五年穀梁傳曰伐不踰時明行役踰閒亦不踰時也

滑伯不反尸 ○滑伯不反尸未葬之通稱○稱尺證反反音之通稱○

正義曰時滑伯下天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是其相對言耳今以既葬乃來而云不反尸知尸是未葬之通稱也葬則尸不復見未葬猶反見之故以葬爲限也釋例曰喪贈之將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服曰襚珠玉曰含然而總謂之贈故傳曰賵死不及尸也然則此文雖爲賵發其實賵賻含襚總名爲贈但及未葬者無所識也襚以衣尸含以實口大斂之後無所用之既殯之後猶致之者示存恩好不以充用也合讚曰雜記弔含襚賵臨之等未葬則章帝既葬則蒲席是也葬後得行此言緩者禮記後人雜錄不可與傳同言也或可初葬之後則可久則不許

弔生不及哀 ○諸侯已上既葬則縗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上時掌反縗七雷反諒音亮又音良閒如字

雜記弔含襚賵臨之等未葬則章帝既葬則蒲席是也葬後得行此言緩者禮記後人雜錄不可與傳同言

既葬除喪叔向曰三年之喪晉悼未葬而君以金石之樂

諸侯至終喪○正義曰昭十五年傳稱穆后前王

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也按僖三十三年傳云卒哭而祔杜云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如杜此言則卒哭與葬相去非遠同在一月儀禮士丘虞則天子諸侯皆同於此必知然者以卒哭是葬之餘事共在一月之中故杜云既葬則衰麻除或云既葬卒哭衰麻除以其相近故也若據雜記云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中間既除或有國事稱號云何是知葬與卒哭相連間無事也然雜記云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者按釋例曰禮記後人所作不與春秋同是杜所不用也既葬除喪唯杜有此說正以春秋之例皆既葬成君明葬是人君之大節也昭公二年傳曰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於時鄭有簡公之喪未葬故請免喪其下傳又云六月葬鄭簡公立明作傳未嘗虛舉經文而虛言此葬得非終前免喪之言也以此知諸侯既葬則免喪喪服既除則無哭位諸侯既然知天子亦爾尚書高宗亮陰三年不言論語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是天子諸侯除服之後皆諒陰終喪也晉書杜預傳云大始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呈大子亦應除否詔諸尚書曾僕射盧欽論之唯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於是盧欽魏舒問預證據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也書傳之說既多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爲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也預又作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宴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此亦天子喪事見於古也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亮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喪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葬杖絰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故曰百

宮總已以聽冢宰喪服既除故更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苫枕塊以荒大政也禮記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制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天子之位至尊萬幾之政至大羣臣之衆至廣不得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於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已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已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我臣子亦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也議奏皇天子遂除衰麻而諒闇終喪於時內外卒聞預議多怪惑者乃謂其違禮以合時預謂鄭人段暢曰茲事體大本欲宣明古典知未合於當今也宜博采典籍爲之證據全大分明足以垂示將來暢遂敷通危疑以弘指趣其論具存焉杜議引尚書傳云亮信也陰默也爲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鄭玄以諒闇爲內盧杜所不用

預凶事非禮也【注】仲子在而來贈故曰豫凶事○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注】夷國在城陽莊武縣紀國在東莞劇縣隱十一年傳例曰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史不書於策故夫子亦不書於經傳見其事以明春秋例也他皆倣此○莞音官見賢【注】紀人伐夷○正義曰世族遍反下三見同【注】諸紀姜姓侯爵莊四年齊滅之世本夷妘姓傳無其人不知爲誰所滅釋例上地名夷國在城陽莊武縣莊十六年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杜云詭諸周大夫夷采地名釋例土地名註爲闕則二夷別也世族諸於夷詭諸之下註云妘姓更無夷國則以二夷爲一計莊武之縣遠在東垂不得爲周大夫之采邑而晉取其地是諸誤也

有蜚不爲災亦不書【注】蜚負蠜也莊二十九年傳例曰

凡物不爲災不書又於此發之者明傳之所據非唯史策兼采簡牘之記他皆倣此○蜚扶味反蠜音頰又音盤【疏】蜚負至倣此○正義曰釋蟲云蜚蠦蜚舍人李巡皆云蜚蠦一名蜚郭璞云蜚即負盤臭蟲洪範五行傳云蜚負蠜夷狄之物趙之所生其爲蟲臭惡南方淫女氣之所生也本草負蜚厲蟲也然則蜚是臭惡之蟲害人之物故或爲災或不爲災也經傳皆云有蜚則此蟲直名蜚耳不名蜚蠦爾雅所釋當言蜚一名蠦蜚說爾雅者言蜚蠦一名蜚非也此蟲一名負盤漢書及此註多作負蠜者釋蟲云草螽負蠜彼則歲時常有非災蟲也蓋相涉誤爲蠜耳又明下有成例此不合書而傳發之者明傳之所據非獨正史之策亦兼采簡牘所有故傳據而言之按上傳紀人伐夷註云傳見其事以明春秋例則此有蜚亦名春秋例此云傳之所據非唯史策兼采簡牘則上紀人伐夷亦是兼采簡牘但紀人伐夷他國不告故以明例解之蜚是魯國之有故以兼采簡牘言之其實二註互以相通他類如此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注】黃宋邑陳留外黃縣東有黃城○敗必遇反敗他也後倣此

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注】經無義例故傳直言其歸宿而已他皆倣此○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注】以桓爲大子故隱公讓而不敢爲喪主隱攝若政故據隱而言

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少詩照反【疏】有宋至改葬○正義曰上云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則隱公未立之前惠公敗宋師也今云惠公之薨也有宋師蓋是報黃之敗來伐魯也隱公將兵禦宋委葬事於大子故有闕也照度

以爲宋師即黃之師也是時宋來伐隱公自與戰然則隱自敗宋還自求成傳何當屬敗於惠公而別言公立也且薨之與葬相去既遠豈有宋師薨時已來葬時後去○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注】諸侯會葬非禮也不得接見成禮故不書於策他皆倣此衛國在汲郡朝歌縣○朝如字【疏】衛侯來會葬○正義曰衛國侯爵譜云姬姓文王子康叔封之後也周公既誅祿父以其地封康叔爲衛侯居殷虛今朝歌是也狄滅衛文公居楚丘成公徙帝丘今東郡濮陽是也桓公十三年魯隱公之元年也出公輒十二年獲麟之歲也悼公二年春秋之傳終矣悼公二年卒自悼以下十一世二百五十五年而春滅衛也衛世家桓公康叔十一世孫尚書顧命稱康叔爲衛侯則初封侯爵也世家康叔子則稱伯至頃侯復爲侯故今桓公爲侯爵○【注】桓公至倣此○正義曰昭三十年傳云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

昭三年傳稱文襄之霸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皆不言諸侯親會葬是諸侯會葬非禮也不得接公成禮故不書此云不見公不書介葛盧亦不見公而書者此則公在國而不與衛侯相見故不書彼則公身在會國人實禮之又欲見其一年再來故書之也○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注】公孫滑共叔段之子○滑于八反又乎八反衛人爲之伐鄭請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注】虢西虢國也弘農陝縣東南有虢城○爲于僞反陝失冉反依字作陝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注】公子豫魯大夫私請師○豫音預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注】翼邾地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注】

非公命不書三見者皆興作大事各舉以備文○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衆父卒【注】衆父公子益師字○衆音終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注】禮卿佐之喪小斂大斂君皆親臨之崇恩厚也始死情之所篤禮之所崇故以小斂爲文至於但臨大斂及不臨喪亦同不書日○與音預斂力驗反註皆同【疏】【注】禮卿至書日○正義曰喪記君臨臣喪之禮云君於大夫大斂焉爲之陽則小斂焉卿是大夫之尊者也明小斂大斂君皆親之所以崇恩厚也小斂大斂皆應親之獨以小斂爲文故知始死情之所篤故也賈逵云不與大斂則不書卒然則在殯又不往者復欲何以裁之經傳無其事不宜妄說故杜以爲但臨大斂及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也

經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注】戎狄夷蠻皆氐羌之別種也

戎而書會者順其俗以爲禮皆謂居中國若王子駒支者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氐都兮反羌御良反種蒙勇反駒音拘濟子禮反水名光地名皆同【疏】【注】戎狄至魯地○正義曰曲禮云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然則四者是九州之外別名也詩商頌曰自彼氐羌氐羌西戎之國名也杜欲明其在遠無以相形故云氐羌之別種謂是相類之物耳非謂四者是羌內之別也其實氐羌乃是戎內之別耳戎子駒支云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計應不堪會盟故解云言順其俗以爲禮也沈氏云會據公往戎爲主人故得隨主人之俗以爲會禮朝據戎來魯爲主人戎不能從主人之俗故朝禮不成戎是西方之夷必不遠來會魯故知謂居中國若戎子駒支者也駒支事見襄十四年

夏五月莒人入向【注】向小國也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莒國今城陽莒縣也將卑師少稱人弗地曰入例在襄十三年○向舒亮反譙在遙反亢音剛又苦浪反將子匠反【疏】莒人入向○正義曰世本莒紀姓向姜姓此傳云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文八年傳稱穆伯奔莒從己氏是莒己向姜見於傳也譜云莒嬴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與於莒初都計後徙莒今城陽莒縣是也世本自紀公以下為己姓不知誰賜之姓者十一世茲不公方見春秋共公以下微弱不復見四世楚滅之向則唯此見經不能知其終始○【注】向小至三年○正義曰將卑師少稱人者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用兵多少其數無常重其舉大事動大衆滿師則書之不滿則不書輕其衆少故經皆不書旅也師者衆也雖復五軍三軍悉皆以師為名取其衆義之經亦不書軍也釋例曰春秋不書軍旅嘗皆曰師從衆辭是其義也經之大例君自將者言君不言師卿將者滿師則師將並書不滿則空舉將名大夫將者滿師則稱師不滿則稱人所以然者定四年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君行必有師卿行必有旅文雖不見理足可明君將不言帥師卿將不言帥旅以其可知故也卿行不合師從今乃帥領一師若不言師則師文不見卿尊自合書名師文又須別見故師將並舉言某帥師也其師少者卿自須見唯舉將名不云帥旅言衆少不足錄也大夫爵位卑下名氏不合見經但所帥滿師師自須見故言師不言將也若不滿師者一旅之衆則例所不書大夫位卑又名不當見則空舉其將謂之為人人即大夫身也其將尊師少及將卑師衆若其序列則將卑師衆者在上襄二年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是也隱五年公羊傳曰曷為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釋例曰大夫將滿師稱師不滿稱人而已卿將滿師則兩書不滿則直書名氏君將

不言帥師卿將不言帥族此史策記註之常此用公羊爲說也劉炫云盟會例卿則書名氏非卿則書人人當名氏之處由是將卑師少則書人亦與盟會同

無駭帥師入極【註】無駭魯卿極附庸小國無駭不書氏未賜族賜族例在八年○駭戶楷反【疏】【註】無駭至八年○正義曰春秋之例卿乃見經今名書於經傳言司空故知無駭是魯卿諸名書於經皆是卿也故於此一註以下不復言之又王制云上大夫卿則卿亦大夫也故註多以大夫言卿下註云裂繻紀大夫如此之類皆是卿也其名見於傳而註云大夫者則其爵與大夫也穀梁以極爲國杜云附庸者沈云以豐伯帥師與郎因得勝極則極是竟內故云附庸凡卿出使必具其名氏以尊君命故不書氏故解云未賜族無族可稱故也賈云極戎邑也極爲戎邑傳無文焉戎之於魯本無怨惡言修惠公之好則是求與魯親公未信戎心故辭其盟耳欲卿與盟復修戎好若已共戎會故不與盟旋令帥入其都落後結好其爲惡行亦不是過讓位賢君問應不爾良史直筆焉得無譏傳乃本其勝之所由而歸功於費伯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註】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八月無庚辰庚辰七月九日也日月必有誤○方音房與音預【疏】【註】高平至有誤○正義曰杜勘檢經傳上下月日制爲長曆此年八月壬寅朔其月三日甲辰十五日丙辰二十七日戊辰其月無庚辰也七月壬申朔則九日有庚辰杜觀上下若月不容誤則指言日誤若日不容誤則指言月誤此則上有秋下有九月則日月俱得有誤故云日月必有誤也

九月紀裂繻來逆女【註】裂繻紀大夫傳曰卿爲君逆也以別卿自逆也逆女或稱使或不稱使昏禮不稱主

人史各隨其實而書非例也他皆倣此○裂音列繻音須爲于僞反下爲魯同別彼列反【疏】【注】裂繻至倣此○正義曰此書逆女傳曰卿爲君逆也宣五年齊高固來逆叔姬傳曰書曰叔姬卿自逆也是爲君逆則稱女自逆則書字故云以別卿自逆也釋例曰天子娶則稱逆王后卿爲君逆則稱逆女其自爲逆則稱所逆之字尊卑之別也此不言紀侯使裂繻而成八年經書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俱是昏禮而立文不同故解之也言昏禮不稱主人者主人謂壻也爲有廉恥之心不欲目言娶婦故卿爲君昏侍者必稟君母之命婦人之命不得通於鄰國若言卿輒自來非君所命故裂繻不言使也其無母者臣無所稟不得不稱君命故公孫壽言宋公使也史皆隨其實事而書之非褒貶之例也公羊傳曰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是婦人之言不通外國故不言君使亦不言母命作自來之文也公羊言無母者稱父兄師友宋公不稱父兄者諸侯臣其父兄故不得稱也昏禮記曰宗子無父母命之親者父兄命之以宗子之尊尚不稱父兄況諸侯也其稱父兄師友謂大夫以下非宗子者耳昏禮記云支子則稱其宗弟稱其兄是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注】無傳伯姬魯女裂繻所逆者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注】子帛裂繻字也莒魯有怨紀侯既昏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子帛爲魯結好息民故傳曰魯故也比之內大夫而在莒子上稱字以嘉之也字例在閔元年密莒邑城陽淳于縣東北有密鄉○帛音白解如字又戶買反好呼報反【疏】【注】子帛至密鄉○正義曰杜云比之內大夫而

在莒子上者按諸經文魯大夫出會他國皆先書魯大夫下即云及某人今子帛之下不云及者不可全同魯大夫故也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註】無傳桓未爲君仲子不應稱夫人隱讓桓以爲大子成其母喪以赴諸侯故經於此稱夫人也不反哭故不書葬例在三年【註】桓未至三年○正義曰妾子爲君其母成爲夫人敬嬴齊歸是也仲子實妾桓未爲君故仲子不應稱夫人也今稱夫人薨是隱成之讓桓爲大子成其母喪傳例曰不赴則不曰薨故知稱薨是赴於諸侯故經於此稱夫人也五年考仲子之宮公羊傳曰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是言隱公成仲子爲夫人也

鄭人伐衛【註】凡師有鍾鼓曰伐例在莊二十九年

傳二年春公會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註】許其修好而不許其盟禦夷狄者不壹而足○好呼報反註及下同【註】許其至而足○正義曰戎貪而無信盟或肯之公未得戎意恐好不久成故不許其盟也禦夷狄者不壹而足文九年公羊傳文言制禦夷狄當以漸教之不一度而即使足也

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註】傳言失昏姻之義凡得失小故經無異文而傳備其事按文則是非足以爲戒他皆倣此○還音旋後皆同○

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註】魯司徒司馬司空皆

卿也庈父費伯也前年城郎今因得以勝極故傳於前年發之○庈音琴○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復扶又反○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爲君逆也○爲于伪反○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注】元年取廩延之亂

【注】[illegible]

[illegible]